



ル 5  
3163  
11





門 儿 5  
3163  
卷 11

卷二十七 落丁  
十九—三十頁



東湖縣志卷二十五

藝文志

漢記

昭和十四年  
六月十七日  
蔣求

黃陵廟記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  
之於是情好日密翻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  
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巖岈列  
作三峰平治泮水順遵其道嗚呼非神扶助於禹人力  
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



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  
髯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旗旌右駐一黃犢猶  
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  
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  
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  
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宋

夔陵縣至喜堂記

歐陽修

夔州治夔陵地濱大江雖有椒漆紙以通商賈而民俗  
陋常自足無所仰於四方販夫所售不過鱸魚麩鮑  
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賈皆無爲而至地僻而貧故夔陵  
爲下縣而峽爲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  
無百貨之列而鮑魚之肆不可入雖邦君之過市必常  
下乘掩鼻以疾趨而民之列處竈廩園井無異位一堂  
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歲常火災而  
俗信鬼神其相傳曰作瓦屋者不利夔陵者楚之西境  
昔春秋書荆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荆豈其陋俗自古  
然與景祐二年尚書駕部員外郎朱公治是州始樹木  
垣城柵甃南北之街作市區又教民爲瓦屋別竈廩異  
人畜以變其俗旣又命夔陵令劉光裔治其縣起勅書



樓飭廳事新吏舍三年夏縣功畢修有罪來是邦朱公於修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爲治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爲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寔安頓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然夔陵之僻陸走荆門襄陽至京師二十有八驛水道大江絕淮抵汴東水門五千五百有九十里故爲吏者多不欲還來而居者往往不得代至歲滿或自罷去然不知夔陵風俗樸野少盜爭而令之日食有稻與魚又有橘

柚茶筍四時之味江山之秀美而邑居繕完無不可愛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憂而凡爲吏者莫不始來而不樂既至而後喜也作至喜堂記藏其壁夫令雖卑而有土與民宜志其風俗變化之善惡使後來者有考焉爾

峽州至喜亭記

歐陽修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收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葉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



東湖集卷二十一  
不絕於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  
傾折回直捍怒激東之爲湍觸之爲漩順流之舟頃  
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岸石遇則糜潰漂沒  
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侈用乎諸  
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於江若棄之然  
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夔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  
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漉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尙書  
虞部郎官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於江津以  
爲舟者之停留也且志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  
以爲行人之喜幸夔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地僻且  
遠雖有善政不足以爲民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  
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豈  
弟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  
惠於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遑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  
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修焉

黔南道中記

黃庭堅

紹聖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關同伯氏元明巫山尉辛  
紘傍崖尋三遊洞繞山行竹間二百許步得僧舍號大  
悲院纔有小屋五六間僧貧甚不能爲客煎茶過大悲  
院微行高下二里許至三遊洞間一徑棧閣繞山腹下



視深溪悚仄一徑穿山腹黠闇出洞乃明洞中約可容  
百人有石乳久乃一滴中有壑處深二丈餘可坐嘗有  
道人宴居不耐久而去壬子堯夫舟先發不相待日中  
乃至蝦蟆培從舟中望之頤頷口吻甚類蝦蟆也余從  
元明尋泉源入洞中石氣清寒流泉激激泉中出石腰  
骨若虬龍糾結之狀洞中有崩石平濶可容數人宴坐  
也水流循蝦蟆背垂鼻口間乃入江耳泉味亦不極甘  
但冷熨人齒亦其源深來遠故耶壬子之夕宿黃牛峽  
明日癸丑舟人以豚酒享黃牛神兩舟人飲福皆醉長  
年二老請少駐乃得同元明堯夫曳杖清樾間觀歐陽

文忠公詩及蘇子瞻記丁元珍夢中事觀隻耳石馬道  
出神祠背得石泉甚壯急命僕夫運石去沙泉且清而  
冽陸羽茶經紀黃牛峽茶可飲因令舟人求之有媪賣  
新茶一籠與草葉無異山無好事者故爾癸丑夕宿鹿  
角灘灘下亂石如困廩無復寸土步亂石間見堯夫坐  
石膝琴兒大方侍側蕭然在事物之外元明呼酒酌堯  
夫醺盤石爲几案然坐夜闌乃見北斗在天中堯夫爲  
履霜烈女之曲已而風激濤波灘聲洶洶大方抱琴而  
歸初余在峽州問士大夫藝陵茶皆云獮澁不可飲試  
問小吏云唯僧茶味善試令求之得十餅價甚平也攜



至黃牛峽置風爐清樾閒身候湯手插得味既以享黃牛神且酌元明堯夫云不減江南茶味也

入蜀記節錄

陸游

六日過荆門十二培皆高崖絕壁塹巖突兀則峽中之險可知矣過培望五龍及雞籠山巖峩正如夏雲之峰荆門者當以險固得名培上有石穴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荆門者則妄也晚至峽州泊至喜亭峽門在唐爲峽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爲峽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言峽與峽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峽州從阜從夾夾從兩入陝西之峽州從

阜從夾從兩入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七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天葉安行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籬石磴甚有幽趣有靜練洗心二亭下臨江山頗疎豁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一泉曰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文公不以爲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峰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峰蒙綠蘿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爲綠蘿谿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



以有廟於此歐陽公爲令時有祈雨文在廟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距望雲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旣羣集於楚塞樓遍歷爾雅臺錦障亭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圖經以爲郭景純註爾雅於此○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峰萬嶂有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奇怪不可盡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望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歐陽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更多卽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遊洞躡石磴二里其

險處不可着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險甚可畏繚山腹偃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大臨第庭堅同辛紘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旁石壁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日夔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夔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黃庭堅第叔向子相姪倣同道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



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  
過此巖在巳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牌峽石穴中有  
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九日微雪過扇子峽  
重山相掩蔽如屏風扇疑以此得名登蝦蟆培水晶所  
載第四泉是也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  
脊起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得一  
洞穴石色綠潤冷冷有聲自洞出垂蝦蟆口鼻間成水  
簾人江是日即寒巖嶺有積雪而洞溫然如春培洞相  
對稍西有一峰孤起侵雲名天柱峰自此山勢稍平然  
江岸皆大石堆積彌望正如滄渠積土狀晚次黃牛廟

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眾其中有婦人皆以青  
斑布帕首然頗白皙語音亦頗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  
苦不可入口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  
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江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  
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功故食  
於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屋覆之其右馬無左  
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  
落葉有異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輩亦求得數葉歐詩  
刻石廟中又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  
輦聚巨石百千萬億劍戟齒牙礫碗江側壅激波濤險



東漢縣志卷二十五  
不可測感勝舟人駭怖失色剖羊醢酒千載廟食張公  
之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脇人求祭向使神之用心果  
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  
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十日早以特  
豕壺酒祭靈感廟遂行過鹿角虎頭使君諸灘水縮已  
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泊城下秭歸縣界也與兒曹步  
沙上回望正見黃牛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巖插天第  
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黃前有一人如着帽立者昨  
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因至白沙市慈濟院  
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尚

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岡阜之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  
江水對黃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五子胥  
廟大抵自荆以西子胥廟至多城下多巧石如靈壁湖  
口之類○十一日過獺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轎陸行  
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色粲然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  
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  
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  
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  
牛滯客舟故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  
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荆渚赴夔陵而有下牢



三遊及蝦蟆培黃牛廟詩者蓋其官時來遊也故憶彝陵山詩云憶嘗祗吏役鉅細悉經觀其後又云荒煙下牢戍百仞寒溪漱蝦蟆噴水簾甘液勝軟酎亦嘗到黃牛泊舟聽猿狖也

元

重修廟學記

俞焯

維此荆楚居國南鄉自昔山林固曰熊繹華路盤縷以啟關之然亦關雎王化之行江沱之間無慮犯禮則殊內地似耳非如印蜀俗雜巴夔其興學也有俟於漢高皇所以蹴秦項於不競者惟以一楚之故然

於以見大義之存根於所性有不可解者雖曰維楚有材良由子文之忠子平之節其所以導迪夫民教者固已有年耳峽為楚外壤古曰西陵名教之區厥有廟學復於紹興定遷於淳熙李侁謝諤嘗記之矣修葺於皇元至元之己卯於今又六十年餘仞墻屋壁傾撓日以甚至正五年九江涂熙春來錄學事言於監郡隱答忽公善言善教式有以契夫人之心天者乃庀工廩食曰是新圖自櫺星門達明倫堂門隧墻陞殿廡齋閣甃砌以完結繚以新好楹櫺龕像朱髹采飾咸稱厥宜四配十哲從祀色色以鮮其通租豪奪以徵以理餼廩有不



給經籍有未備者以謀以辦延師會友且望講貫如儀  
王政所先民美攸暨次年王正之吉隱答忽公命錄涂  
君其事狀來以記請自雜伎非才假官僭師而學校弛  
其在師者苟歲月以自私在弟子者且以會食爲名以  
便其他用冒濫以支給而廩稍廢諂事以圖存而廉恥  
廢通融以傳義而術業廢且望不申講而規式廢漫漶  
以去籍而頤畝廢求其盤桓以持祿迂緩以養名者又  
有也退邦僻壤有如峽者不圖一得其人於以興  
之庸愈於通都廣域者今棟宇攸新非獨於觀瞻備美  
有然月書季考肄業不輟菁莪樂育國風以丕變安知

齊民

離騷舊邦不無興於行者隱答忽公即今之子文

也人心之天無以開之則俗胥以漸非日出於性然懿  
德之心均氣同稟觀感於學絃誦相聞俾悖德悖禮之  
行一悔不留將有如雷斯震者孰非密邇式化天地四  
時之教而然也則公之興學所以革夫人之非心以引  
掖於善者又豈止於在宮在廟耶食菘而美懷我好音  
吾於西人深有望於肅將嘉德者惟涂君有以啟之非  
隱答公無以成之熙熙春臺一視同仁在人有以充是  
心耳是宜書公高昌人號古齋由荆湘宣副臨政於峽  
知所先後卽學可見身教之孚余方願其不一書者以



復涂君是爲記

明

黃陵神靈應碑記

張思安

永樂壬寅冬十月僉事張思安按部夔陵有言黃陵江石灘羣虎爲害民苦弗甯有司設筭彌月而弗獲一余聞且懼遂率夔陵守汪善並拜之耆老齋沐禱於神廟卜吉者三由是不旬日虎投於筭者十有三焉非神之靈應孰佑於斯民不能也

重修城隍廟記

鄭元

神之祀凡前代封號之不經者悉釐不用若州郡直稱曰某州城隍之神是已是故新官蒞任則令其宿廟翌早與神誓而期以盡厥職春秋二祭則欲神攝厲赴祀而求以達諸幽坐鎮金湯司察善惡境內脫有水旱盜賊災傷及利害興革之事率於神乎是賴而致禱焉此廟之所由創也夔陵楚之西境國初併郡縣爲州神之儀衛爵秩其尊崇當與司府埒廟在城東北隅莫知所始惟殿前有巨樹二株疑國初時所植計今二百餘年矣宏治甲寅守東嘉陳公宣鼎建廟門惜不文其碑嘉靖己亥居民以邦君謁神不便乃募財作拜亭五楹及



撤蓋正殿欲取覆甍以封其兩山予力止之乃已又爲  
 小直過亭四楹皆卑陋弗稱隨就傾圯辛丑冬汲郡北  
 川王公堂來守茲土嚴明修潔三年有成敬神恤民惟  
 恐不至乃召諸耆民募義新修拜亭五楹高明雄敞赫  
 然改觀衆工畢作越期乃訖以諸楹則朱丹矣以圍垣  
 則石甃甃封周密完固矣以基地則皆面方曠矣是皆  
 北川公綜理之周而諸耆奉公守法精白承事之所致  
 也落成之日神人皆悅年迄用康若夫朔望瞻禮雨晴  
 祈禱至誠感通叩之卽應遂使發奸摘伏如見肺腑境  
 內自然吏輿悚服保子孫黎民於有容肅刑政紀綱於  
 既飭斯則北川公表裏乎神而諸耆之所感賴焉者也  
 至於祝致其潔晨昏惟謹禱謁其誠終始不渝臣忠於  
 國子孝於家訟清於官鬪息於市毋徼利而忘義毋懲  
 忿以求勝則神之聽之必降善福故知謁神者居常對  
 越須不昧乎此心之靈有事請求惟期協於義理之當  
 此則不穀不能不望於吾鄉之人及四方之行旅也是  
 爲記

墨池書屋記

鄭元

墨池者州之勝蹟也居城東隅晉郭璞宋蘇子瞻洗筆  
 硯地至今池水尚黑故名墨池漢河東人李景純爲宏



農守著作郎知世將亂避地東南多有撰述今距池百  
許步有爾雅臺相傳璞註爾雅處東坡居蜀往來峽中  
會同山谷學書於此宏治甲寅寺東嘉陳公宣作亭其  
上題曰墨池書屋

三遊洞記

林俊

山自巫峽而東多奇勢雲峯煙龕雪崖而風竅如筍  
乳垂門闔而指戟懸練張幄而流蘇下綴如猿狖攀  
神樓鬼戶豹虎蛟鼉之狀競妍爭媚相怪險目左右接  
不暇黃牛五峰雄峙崖影若牛黃陵廟在焉又東陝水  
盈隘兩石挾拱人立名稍公峽又東水漸平山亦漸之

奇勝隱然山陰循鳥徑曲折數百武及山之巔下仄逕  
崖險以甚偪俯瞰無底左掖一人一人扶右皆帖石側  
行修繩前引後者綴捍予於中猶足跼心顛目以眩息  
不時質歷數曲地稍夔腰折百武出石下地又夔窅然  
一洞洞如覆篷高六丈餘廣優其半奇石墻立中擎三  
柱非圓非方徑可丈餘上廣而銳直下洞爽以曠如堂  
可布三十餘席柱之旁三空如戶聯以三奧室中右室  
可布四席左室可布十席上空若懸扣之類鐘名天鐘  
槌其下音如鼓所謂地鼓者也旁橫一石擊之音如磬  
正德庚午余征藍賊道經遊焉從者考擊以待余疑主



東海縣志卷之三十一  
僧候迎意會之皆由虛發由上皆石懸者大以圓故如  
鐘突者方以小故如磬下雜以土故逢逢然鼓音室之  
背有石如牀可臥十許人西如廚東如坐凡洞之石如  
盤如鏤如穴以出水如陶室如複道如綴珠懸旒如蟠  
螭如刻畫雲鳥藻火波濤之狀巧雕不能舉丹青者無  
得而摹寫彷彿之也下橫一溪名下半僅聞水聲冷冷  
然地底又外一山如臺臺中如立笏由他亦乏奇勝洞  
奪之矣余玩適久之留詩三章而去然其意未嘗不在  
洞也又明年壬申東歸再遊坐良久室中鐘鼓雜鳴入  
聽之二僕攜酒一壺肝若笋二豆而至予酌酒三啖肝

嚼笋餘均二吏與從而遊者既去未忍別去夷彪者繼  
徇種故野不知余猶在也手桑弓挾矢躍洞戶而出曰  
好妙好妙從者目之微笑余亦笑既還從者曰置之都  
會何如余曰夫方外而有車轍馬跡之塵人知之失其  
在矣天秘而地私之有所謂哉先是遊者白樂天兄弟  
元微之後是老泉三父子故號三遊今惟余在焉

按此記舊志載吳守忠作惟省志及荆州舊志  
皆作林俊考明史俊於正德朝征川賊舊志與  
記相符又自余玩適久之以後舊志闕其文中  
又多訛句今悉從二志訂正



重修廟學記

劉一儒

彝陵列荆之西鄙於蜀爲近先是蜀賊稱亂支羅輝騷荆楚西陵益岷岷爲先帝憂屢西顧慮且及楚因命兩省協兵剗平元惡其諸脇從聚伺山澤者亦不忍盡法刑之又命專設憲臣控制其地以宣布其威德其時仰明李公以才德著稱由兵部尙書郎拜湖廣按察僉事荆瞿施州諸重鎮悉資彈壓彝陵爲諸鎮吭背璽書所諭特惓惓焉公旣至止飭兵勅法懲姦輯良首廉其聚伺不悛者聲罪而寘之於辟自是兩省諸邑歸庶樂其生士人敬其業卽彝陵視之大非曠曩矣戲亂之績豈眇小哉政甫暇又念學宮圯陋乃斥贖金之餘鳩工集材廟庭廡舍增所未備葺所不堪周垣甃以甃石足垂永久至其他簠簋俎豆諸什器之類率皆飭而新之工旣訖學博楊君廷鎮任君鏡萬君邦昭蕭君大相請愚爲之記愚惟齊魯會於夾谷孔子請左右司馬以從而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魯僖公作泮而落之國人頌之曰旣作泮宮淫彘攸服此可見文武並用策斯爲長而教民知方卽戎服定必修文德有由然也逆賊之在支羅其初編氓耳獨其地勢險聯比土司濡染其驍悍之習四方謫猾亡命依爲連藪



且約之構隙於鄉以自利其禍遂以蔓延此雖有司者不能申威令明法繩以鋤抑其跳梁要之化惠懷服潛消其志於未萌其道為有缺焉耳盧扁倉公以善醫名天下後世豈非以其察標本之證而適緩急之宜乎急則為附逐戟以治其標緩則參苓芪朮以固其本善理人者亦若是而已荆瞿之眾危於鋒鏑困於轉輸固烏爾遂戟之後也今茲飭學興教育賢士以風匡庶庸非投以參苓芪朮乎休養訓勉之功繼之於擇廓清之至此固經緯之洪謨也虞之妙用也公不謂善理人者視施瞿以向背其情茲使為師者景行孔孟直

遊唐虞興起其孝弟忠信之精神其道德禮義之奧於凡居則仁義禮樂以淑其身出則弼亮康濟以崇其業有故則秉節仗義以衛蔽其君父兄者無不熟講而預圖之使挾策而遊者以此授於人負笈而來者以此受於我則鼓舞勸率又有藝陵先之公且哉戈藁矢與斯人相安於道化所謂文事以備武作泮以服藝者願不在耶若為師者朝鳴鐸以齊其升降夕鳴鐸以課其藝文為弟子者亦以是承聽於師而已焉則固榮祿之徑而華要之階人方樂趨之不倦矣奚俟公諄諄如是



東海縣志卷之二十一  
哉是用述而記之以諭於多士李公名堯佐直隸永平人舉己未進士仰明其別號云

興陵州新置學田碑記

王雄

嘉靖庚申秋靜齋黃公以令勅於秋進舉陵大夫既至詢民瘼而求去其太甚越明年冬與其僚為材陳君策王君禮裁減遞馬拾伍匹夫皂三十六名大約節省於民者千金矣繼以里甲移征特費併弱更定一條編例子民無不稱快以其依照下糧輸銀於官而得力農於野以自贍也自是百室盈止連值歲祲圍或舊之大夫曰民庶幾有養矣縱而不教是謂棄民棄民之政君子所不與也第教化之行始於士士之學成於有司惟

學無田士之以時而文會者用無所于裕矣有司將安嘉惠以成厥德乃屬雄暨司訓楊君之祕劉君昭馮君謨於退省堂議捐俸金一百四十兩羨餘銀伍拾兩令民王敖等求易田之稍沃者而置之學將以給四時月考之費俾專其習以精其業也於時郡民黃信楊偉易惟聰張大剛受值而鬻於官者共租伍拾肆兩陸錢柒分士名凡八處陳孟敬朱良用感義而願輸者租銀壹拾叁兩士名二處大夫慮其久而或鬻食於民也偕門下士易子諧王子可相邵子廷金子桂宗子五教五經



類詣田所繪形紀至勒諸石以永其傳歲租則令佃人  
赴州親納貯之公帑四季給學以供其費常賦則取之  
佃人吏不失公家之舊額而印券山圖則附庫交盤以  
防異日之湮沒間有鬻租之不及者則議於其人名下  
追補之佃之代遷者則書某人頂納某租另置月簿分  
扇發學歲填姓名以俟後來者之可考公之精神心術  
神明化裁可謂詳盡而其爲惠亦甚溥矣滌齋子雄曰  
田也者民生之所由厚從善之所繇輕也大夫一舉事  
而周悉之若此可以觀政矣書不云乎既富方穀夫以  
方穀之教施於既富之後則大夫之所以率育於天下  
者抑亦箕子洪就人才之術也惟爾士子愛大夫之困  
之賜當思大夫所以造就於爾之意禮以耕之義以種  
之講學以耨之母先於食後於學以自負於大夫之教  
惟司是事者公於出給毋計利於民以私便其身而取  
咎於諸士子惟耕茲土者毋隱征毋啟奸毋懾威以爲  
豪強者之兼併則庶幾大夫之政之善用能永孚於世  
世大夫名宏字括元順德縣人癸卯以詩魁廣東瀘齋  
乃其別號

重修至壽橋記

王篆

河西古峽州地距蜀都之陸道也行者望瞿唐三峽無



東流縣志卷之二十五  
不股稟故多辭舟就陸歷三陽之坂以此道爲結轂四方之旅咸出於其塗矣古橫溪有至喜橋當道之孔淳祐間曾葺之今圯橋爾諸父老聚族而謀曰我郡治實奠江臯遠人鱗集如歸肩相摩趾相錯也茲地乃上下噤喉往者卽王於興師車馬捷於羽檄使者應乎烽火今此勢不能緣山而跋其負山爲險面江爲帶秋水時至於此灌輸焉澗溢而出澎澎然江溢而入洶洶然靡斯橋也騎有漸車之苦徒有蹇裳之艱奚啻郡人其若賓旅辱在茲土者何無乃有單襄之譏也且我侯實不能以乘輿蹈鄭僑之事分俸而議更築之但多故之秋恐吾儕以時誦爲解爾雖然其何能辭遂相與損貲市義鑿石鳩工以無負我侯分俸之意擇工惟良無務稱塞以遺傾側庀事惟堅無務旦夕以飾淺猷不亟亟曰致爾竭也然無肯玩日矣不數數曰簡爾罰也然無肯滋弊矣旣觀厥成其石悅如登李其不可按也其道坦如俾乎其康莊也其欄楯森如其罔不周備也始於庚子定中之期屆辛丑春而告竣非夕陽之民實郡之人無不便也又非郡民實便凡我遠人賓旅師徒絡繹道路亦無不暱就欣欣稱便也旣成而喜可知已夫民不可以慮始而可與樂成如此是亦可與慮始也徼郡之



福山無虧，轟水不磴，訇傳之永，禊此橋與，勒石當垂，不朽。因載其姓字於左，亦與之俱不朽矣。

東山寺記

王 篆

郡故有東山寺，去州五里，建自唐。蓋彤家言，東山蜿蜒作鎮，郡城與葛道諸山對，主客不敵。非建浮屠，屠飛閣以張主勢，無以裨福西陵。則寺之所由來也。宋歐陽永叔與丁元珍遊寺有詩，又自常遊有詩。厥後圯壞不修，已二百餘年。今童侯來，父老復爲請，侯深然之。揆日度地，捐費鳩工，迺迴三百八十餘步，繚以垣墻，香界嵯峨，夕露爲網，胡霞爲幘。世尊莊嚴，跏趺蓮座，千佛三乘，高慶次立。左右鐘鼓有樓，各一禪室，各五前爲甍，勝樓空澗，恍若中天。憑欄下視，爲南湖，蓄至旅，鴈靈鵲，佈鶴翩翩，出沒於沙渚，而江橫如帶，風帆上下，有若浮杯。渡蘆迤岸，卽葛道山，葛穉川嘗煉丹於此。其山如旗，逆江爲三山，如西來天馬，與樓對山，後疊嶂，葛道如在帷中。其左則天柱石門峰起，造邱陵，駛駮閭，嶽巖如劃，爲龍蛇窟，極望如一山，各各自西來，意右則五龍荆門，江上白雲，英英映帶，爾時若白毫光，從金臂漏出，已而錯落山間，不見也。左望一山出南湖，環湖皆田，溝塍刻鏤，田中有廬，霧雜暉，掩人家在隱，見中右盡林木，蒼蕤無有是處。



而郡城樓閣出殿後列山如屏扶桑日出若挂於左焚  
熒煌煌射越琉璃後望則紫陽長橋三山峽口水溢不  
辨牛馬流入東湖灌注稻田如開綠池水落磊磊怪石  
蹲岬如獅吼江下流入郡城不見惟見白練至郡城南  
樓復出一瀉煙收所謂橫覽勝樓如帶者也是役也起  
萬曆癸巳至丙申歲告成寺成給以田十三畝命無漏  
僧俱養護持旦旦昔昔誦楞嚴法華大乘諸經天花拈  
笑水石琴聲天神人鬼皈依諦聽願得常住此山而四  
方大士仙客騷人軋芴來遊謝四流弘六度樓遲不卽  
去未嘗不覺天地之空而此爲屯雲宮矣遂爲巨麗云  
城中惟泰元尊西極化人冥心行教然因緣幻妄於吾  
儒治世法稍合郡侯豈其不民義是務而浮屠是設乎  
蓋童侯慈仁精悍有古良吏材其守彝陵三年所政成  
訟理他如學宮城堞邑館各有甯宇旣明以大造於西  
陵而復採彤家言陰爲西陵人天之果夫二百年來郡  
父老之所請而不得者一旦得諸童侯驚嶺岩堯龍宮  
截業此亦有所待而然也如以徼福於侯賴有利益則  
童侯之業在豈第之章矣

按荊州舊志所載刪節百數十字較原本尤老  
或係篆自改定今從之



六一書院記

王 箴

古之君子奮乎百世之上以其身繫國家之安危世道之盛衰德業聞望卓然名世千載之下尙能使人興起而敬承之非其流風之遠遺緒之長有以深入乎人心者奚以致之宋景祐初歐陽六一先生由館閣出令彝陵在東南數千里顧安所得先生先生仕於朝假節於京東河北青兗之境豈獨彝陵哉惟先生之澤在彝陵與彝陵之民思先生者迄今如一日嘉靖乙丑茂名李侯一廸來守是邦稽考故實知所以事先生未有專祠慨然與郡士民謀之而荆州守參政汝泉趙公兵憲承年李公皆能以先生之政吉嘉惠茲郡者也於是贊李侯之議建祠州城之東榜之曰六一書院因讓士於其中侯既告成而謂予曰某之先與先生同出吉水鄉晚進也適蒞先生過化之區思以其治行續之而不可得爲愧茲役之成願有以志之予曰予亦先生之治里後進也嘗爲先生鄉土之吏思以其治行酬之而不可得爲愧今茲之命敢不拜未幾李侯以遷秩行而代之者內江姚侯宗堯也姚侯繼侯之美肅將盛事督課諸生以其暇申侯之請予惟先生之補外者凡幾而彝陵乃得首借先生人情不能忘遷鄉故孔子嘗思陳蔡相從之



徒則謂先生能忘彝陵無是理矣先生雖在彝陵曾不  
逾年而厚德深惠足以風後者迄今民亦不能忘先生  
之神陟降於斯無疑也然諸大夫之意豈直謂其令彝  
陵哉若然則令彝陵者多矣而奚其專祠之哉先生歷  
事三朝垂四十年致位兩府勲庸之盛與杜富韓范相  
爲伯仲天下翕然相慶倚以爲安其有裨於宗社者甚  
大至其學術之致則率昌黎以達於孟氏力排異端以  
歸於正其言洪深灝噩與六經相表裏士生其時知從  
事於通今學古濟世行道而無五季浮艷卑弱之氣者  
皆先生之教也嗚呼盛矣景祐距今五百三十餘年而  
新廟奕奕禮祀皇皇先生尊臨其上而多士周旋其間  
所以仰瞻而誦法之者當何如哉窮則爲先生之學術  
達則爲先生之功烈此固多士今日之所有事以上報  
乎君父而諸大夫創修書院之意正在於此是不可以  
不紀云

重修城隍廟碑記

王象

國初自高廟定有區宇懷柔百神大釐淫祀惟與衆禦  
菑捍患者是祠是祭載在祀典郡縣置城隍州郡則比  
於刺史顯微相贊也說者謂成祖靖難州之神以顯其  
靈奕得加封焉父老傳茲久矣每大夫來治郡者齋宿



而後庀事春秋厲祀則迎神而督之旱潦祈禳百望瞻禮其常秩也廟建於城之東北隅舊制頗湫隘宏嘉之歲郡守若陳永嘉周潼川李茂名袁東筦相似續營之迄今豐碣如故而後乃有殷嘉定章常熟益樹偉觀坊額楣宇前後亭寢左右廊廡凡幾經繕葺矣茲者常熟達吾陸公實蒞吾郡公明廉直人呼為神君入其廟而覩其制曩昔雖歷數侯規撫未廓也何以列明祀而比於刺史為由是諸士夫父老等願為倡始加之崇構墊者升狹者闢缺者增微神之靈肇於己亥之首及庚子冬告竣修之列屏以示防衛肅如也為司十二俱列宜

王輪轉之因以化黔首翼如也為樓者一上懸鐘鏡下

置兩司案如也成寢者二中奉衣冠左奉西王母右置疫神用祀之以介祚允闕如也面以鏡鏡分以謁亭環以垣堵其餘殿亭巨麗視昔過之軒榭榻榻之屬灑然一新欲以協精禋况儲社枌榆之人歲時伏臘驢驘二刑憲以平嘉生錫羨神庥之力實式憑之矣工成而索予以記予語諸父老夫神者聰慧正直作威作福彼且奚意感其自取耳即汝等肅恭欵謁奉成事以告曰飭材鳩工神必據我予不敢謂然幽明共貫如守惟無私



故民奉若神明神惟無私故民仰若父母神當以不思  
議之通庇我郡人亦以不思議之方崇其廟祀豈號叢  
祠哉今之爲祀者率修崇梵宇飾元宮謂可要鹿而  
受釐云爾第乾竺屬空劫上清入窈冥雖非見祀然歿  
祥之理所不可指詎如茲典郡治之所翊成鬼神之所  
率領四時之所辟蠶禱祀之所丕應瞰諸重襲之中降  
之昏墨之表洞如燭炤定若列眉群人者亦安能舍秩  
祀而奉虛無爾耶父老皆唯唯行將奉此意以安神明  
神實鑒之矣是爲記

荊州方輿書

雷思齊

夔陵州倚東山爲屏東山之首曰對馬山漢公與  
蒙對馬此山中東山巨綿數十里中橫爲路漢蜀之入  
東北大道也州吞三峽而縮轂其口城東南有二湖東  
北有二公官池可溉千畝城西北隅有郭景純註爾雅  
東有洗墨池爲景純洗硯處今其水尙黑三峽千里  
日月蔽虧波濤澎湃至夔陵始劃然開豁若披雲霧觀  
青天也行者至此咸忻然相慶舍險而易矣歐陽永叔  
爲至喜亭記之三峽之水由歸州而下逕獺洞灘下使  
君灘晉楊亮爲益州刺史於此覆舟故名使君灘也又  
逕虎頭灘鹿角灘又過狼尾灘而歷人灘二灘相去二



東坡志林卷之二十一  
里人灘水至峭峻南岸有青石夏夜冬出其石嵌空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分明鬚髮皆具因名曰人灘也又東爲黃牛山灘曰黃牛灘江中三石礫河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力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入跡罕至莫得究焉此崖既高加江湍洄迴雖途徑信宿猶望見之故行者歌曰朝發黃牛暮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漢武侯於此立黃陵祠洪武封爲江石灘之神或曰此神佐禹鑿三峽至此化爲人跡存耳今廟中有神龜有金蓮花若三株樹宋寇準謫巴東舟經此灘聞水中人語出視見一裸體者爲之挽舟準問之曰我黃魔神也公異日當大用故爲公挽舟耳但裸體不敢見以錦袱投之神卽以袱被體而去又過爲蝦蟆培其石如蝦蟆大數丈石上出泉陸羽稱爲天下第四水也黃庭堅云從舟中望之頤頤口吻酷似蝦蟆源泉入洞中石氣清寒流泉出石骨又似虬龍吼也又過爲黃金藏崖竇中有金簡玉字宋陳應得其一以歸乃古易傳但曰易無周字與今周易絕異豈古連山歸藏與膺幾於包山丈人矣獨其書今不傳耳又過石鼻山高五十餘仞有巨石橫六十餘丈又



名曰石牌江水又東與下牢溪水合下牢溪有州舊城

或曰劉鋒當作城三遊洞在焉唐白居易與其弟行簡

元真同遊勒石故名三遊也其洞由劉鋒城而上削壁

懸崖僅五尺道蛇行踵武數十步始得洞洞可一畝許

中垂二柱闐然若門下臨幽壑溪水潺潺遙望峽中騰

雲冠峰高霞翼嶺江聲雜棹歌響振林谷亦一奇也乃

始得明月峽懸崖間有白石狀如日月此處疑舊本有闕文西陵

峽西陵峽即夔山也袁崧曰自黃牛灘入西陵界至峽

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山水重嶂非月中夜半

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綠色形容多所像類跡

水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擊六冷不絕所謂

三峽此其一也崧又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

以臨懼相戒會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意

既至忻然信之其纍嶸秀峰奇構累形固難以辭叙林

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眺彌習彌佳

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江水自西陵

峽而歷禹斷江峽北有北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

不流者舊傳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

為更開今峽口并衝此江遂絕於今謂之斷江也江出

峽東流逕灄洲壩有步瀾故城西陵督步騭故城孫皓



鳳凰闢復爲西陵晉據此城降晉遣太傅羊祜接援未  
至爲陸抗所陷又東卽爲陸抗城今名西塞洲北有赤  
溪水出焉西北有浣紗水出焉夏水泛其水有紋如浣  
紗然所謂浣紗女事綜其實不然子胥出昭關脫漁父  
難乞食江上遇浣紗女正在今漂陽何渠得至夔陵卽  
始也奔宋亦不得從郢中上至夔陵也西有姜詩溪水  
出焉東流注於江漢上爲漢姜詩避亂徙居此山事母  
至孝所謂泉出江水水躍雙鯉者也今其井異在水甚  
甘冽也由此山而西數百里楚入蜀道也山皆磴斗絕  
造疑選字容人左擔不可復易還二分垂在外若九折

羊腸一步一足息每夏月灑瀨羅唐多不可渡而起陸  
又險難以此御去安所得夸娥二豎子移之及萬歷  
十有四年諸有司始合策議治道彼阻矣岐有夔之行  
漢昭烈從秭歸攻房陵屯獠亭通狼山升夔陵之馬鞍  
山燒鐵而斷石門在今治道有李太史維禎西徼治道  
碑文辭甚嫺也按今亦無考其治道左右諸山若天柱若天  
臺若筍山亦當抗瀟疑在巫峽伯仲間耳其山下皆出  
泉分流注於姜詩溪而與江水合遂逕孤山過白鹿崖  
出荆門虎牙之間浩浩盱盱至於宜都不復有三峽之  
湍激矣孤山者今名葛道山從江中仰望壁立峻絕袁



崧爲郡常登之矚望焉故其記曰今自山南上至其顛  
嶺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臨大江若帶視  
舟如鳧鴈矣北對夔陵城城南臨大江秦令白起伐楚  
三戰而燒夔陵是也西五十里有石門洞衆龍居之雲  
雨輒應上有張仙人以土書數字風雨不靈也孤山望  
見之北三十里有穴名白馬穴常有白馬出穴食人逐  
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常出此穴相去數  
千里袁崧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千里莫  
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煙襄雨霽不辨見  
此山遠矣余常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遠峰耳至荆門

虎牙則所謂江關楚之西塞也荆門有三山若十二  
峰上合下開若門相對爲虎牙山石壁上門有白衣類  
牙形故名虎牙江水從中流甚急郭景純江賦曰虎牙  
桀豎以屹岬荆門鬪竦而盤薄此也漢建武十一年公  
孫述遣任滿田戎將兵據嶮爲浮橋橫江以絕水路營  
壘跨山以塞陸道光武遣吳漢岑彭將六萬人擊荆門  
漢等率舟師攻之直衝浮橋因風縱火遂斬滿等矣其  
爲市者二曰東門市曰北門市一曰白水鎮在城南二  
里元時居民十萬八千後以兵燬今基尚存也街三渡  
三曰臨江渡曰長橋渡曰浣紗渡關一曰西津關而編



戶十里半南下鄉曰安福南鄉曰東上鄉曰新安鄉曰撫治鄉東西廣二百五里南北袤疑二字百八十里而上流諸邑當以爲首稱矣

按此從荊州舊志荊州方輿書內採入僅節錄邑境事以其體與記同故列於此又其中多闕友別無証據凡有疑者皆夢註焉



東湖縣志卷二十六

藝文志

國朝

重修絳雪堂記

鮑 孜

古今人相矜重者名也然名不從文章吏治得嗣其名亦燭火晨星倏焉明滅爾若古之名臣卓然以文章吏治炳燦當時昭垂來許而其起後人之寤思而仰止者正不必登其堂見車服禮器始低徊留之不忍去也即其當年所讌休之地觴詠之場而遺構云亡風流宛在憑弔之暇能無興修舉



廢墜之思乎余之有事於絳雪堂也殆有然矣考  
彝治之有斯堂創之者自歐陽六一先生夫先生  
何以治堂於彝也宋景祐初先生由館閣出令茲  
土不期年而風已易俗戶洒黍牘無煩公餘多暇  
先生於是建斯堂爲詩酒讌遊地堂成謀所以顏  
諸時石欄畔紅梨正花先生觴酌其下花霏霏迴  
旋似雪而色紺香醉絕勝杏粉桃脂因以絳雪顏  
堂則堂之得名於絳雪良有以也今先生邈矣宋  
元明以迄我

清滄桑之際兵氛獨劇彝治已成邱墟尙何有於絳

雪堂哉雖然堂廢而先生之澤未湮也先生之澤  
未湮雖其堂不復存而誦先生之文章者猶得晤  
先生於琅函竹素之中法先生之吏治者亦起先  
生於社稷民人之際矧躬蒞其撫字之區景行仰  
止倍切於尋常者乎雖然不蒞其撫字之區則已  
蒞其撫字之區見夫遺構云亡風流宛在乃聽其  
廢者終廢而不修墜者終墜而不舉斷乎非人情  
然則彝治之絳雪堂其容不復建乎然必俟治彝  
四載而余始有事於斯堂蓋規緩急也亦偵民力  
也何也彝累櫻鋒鏑民力凋殘極矣自下車來日



慮撫摩鞠育之不贍奚忍遽疲之以馨鼓况城  
頽圯保障乏閑衙舍摧崩臨民無地經營修築不  
得不次第而舉行者又其勢也迨康熙七年荒艸  
百廢粗舉而後斯堂得以落成至徵匠構材悉取  
足於養廉之物而卒不以錙黍煩州士夫卽運輸  
畚掬亦以民之罹吾法者蠲其贖錢而量科其役  
故子來之誠僉樂抒也由是堂新而址維由舊顏  
古而堂遂非今雖修舉者余而創始者終不敢謂  
非歐陽六一先生也先生之澤由此志勿諼乎因  
叙其顛末以勒珉於堂俾登斯堂者一覽而知爲  
先生之遺構則是歐陽六一先生雖羽化綦遙而  
其流風餘韻猶得因斯堂以想見之誰謂斯堂之  
建容可已乎攷不材叨爲彝牧正弗克續先生之  
治行以光舊版用植斯堂以爲景仰先生地自公  
退食時取先生之所以治彝者策諸躬勉舉而措  
諸民社縱不能事事如先生而得髣髴其一二以  
稍遠於俗吏者之所爲差厚幸矣余之有事於絳  
雪堂殆取諸此雖然猶有望望後之令彝陵者觀  
絳雪而遡堂所由來併喻吾重建斯堂之深意繩  
繩修舉不復有廢墜之虞則堂由此垂不朽余亦



東江集卷之二  
藉修復斯堂之舉獲不沒於彝此又余所深注望  
於後來諸君子者也猗歟休哉堂構依然則先生  
逝而儼在春風似昨則絳雪泯而若存吾尤願彝  
士民以斯堂竟爲歐陽公神所憑依之堂因時時  
寤思先生事事求合先生共期無愧爲歐陽氏之  
遺氓則併於斯堂是賴烏可以不紀爰摭其略以  
壽之珉

按此則斯堂應有石刻今徧覓不可得豈其未  
久而遂失與又記中叙堂所由始亦與歐集不  
合附識於此

重修六一書院碑記

宋希若撰

予讀彝陵州誌知六一書院乃明世宗朝刺史李  
侯一廸所爲永歐陽遺愛且遷顏魯公之主自孝  
子厓而來以並祀焉者也東望東山南瞻五隴大  
江襟帶其前三遊黃陵環拱其右或曰此形勝之  
樞紐也追景祐之勝治溯先哲之芳踪忠臣義士  
所瞻仰仁人孝子所觀型或曰此書院也風教之  
淵源也予於彤家言不可知而風教主持予則何  
敢在祀典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歐公之謫此邦而  
邦人祀之也如召伯之憇而留其樹焉故建書



院而以六一名誌不朽也至於魯公正祀典所云以矩勤事者後人爲其貶峽州別駕故合食於書院誌其與歐公同道可並不朽也但二公一生於江之西一生於山之東一當唐之中葉一當宋之初盛其合食也聯越代之靈爽乘風雲而陟降如蘭臭如水乳投如山谷響應如圭璋判而合則其操形勝之機而棟風教之源也誠然何數十年來堂宇蕩然荒碑雨沐雖春秋之祀典未闕而狐鼠之窟宅難安丁卯之秋日擊心動請於鎮臺嚴公公可而疏其事以告同志因召梓人計之召陶人

又計之攻土之工計十之七攻金之工計十五之一黝者幾何塋者幾何坊者又幾何爲楹之數十有八餘用木者倍僦之數萬有半用甃減一等石不與於甃之數東西衡廣四咫南北縱深三咫垣周之經營既定尅日告成爰升木主而致祭且祝之曰先生在唐宋處要地所居非無渠渠屋今此烏足安先生先生且安焉爲州之形勝發其機爲州之風教濬其源嗣是鹿之萃鴈之塔曰惟先生靈孝友嫺睦曰惟先生靈千秋萬歲後有奏毀吳楚淫祠者知不廢先生俎豆也銘曰



六一之文燦乎日星六一之忠山立亭亭勳在王  
府澤畜四靈揆諸魯公譬亦斯礪跋胡虺尾以詒  
德馨謚有同美祭可同庭史册所垂志乘所載已  
光照汗青予第言書院之興而廢廢而重興者以  
俟後君子之能聽惟予小子夙夜匪甯嗟乎後之  
君子庶幾振興夫典型

彝陵州學重建明倫堂碑記

知州 楊國聲

爲治之先教化者何也蓋教化行則人心正風俗  
淳爭奪息而兵刑寢天下可以久安而長治然教  
必有所指歸焉指歸明而後人知所趨向之方此  
澤宮講肄之所朱子必標之以明倫也厥旨微哉  
嘗試取而譬之天下之至明者莫日月若矣然雲  
蒸霧塞晦昏晦迷離之患不免焉方其昏晦而迷  
離也日月之明自昭於天而人之賢賢也與瞶瞶  
無以異俄而涼飈振響掃除而廓清之則人之心  
目豁然其一變維人之於倫也亦然氓之蚩蚩  
然不解其故者無怪耳乃或身列聖門而志汨  
功利蔽於詞章語及庸行則掩口而笑嗟乎  
至於今其與日月之晦於雲霧也何異然則非  
而廓清之又可緩乎哉今



聖天子留心教化慎選師儒且繹

皇帝十六條之旨而播爲明訓頒之學宮俾以朔望宣

佈化民成俗擬諸唐虞敬敷之命先後如出一揆

猗歎盛矣而西陵文物之邦所謂弦歌講肄之宇

尙缺焉弗備予承乏茲土時用惄然顧勞勞塵務

鮮覲同心遷延數載潛水余君默齋以司鐸至課

士之暇亟以建堂明倫爲務余聞而躍然曰是吾

夙願也因薄具庀材之資而屬役焉余君旣身任

其勞而復擇庠中之好義而達於事者以助余君

爲鼓其銳氣導其儕偶以饗殮以佐工核出入以

濟事志堅而勤計精而當繚垣周密礎緻好閱

數月告成仍榜朱子題額於堂上於是荒榛叢棘

中煥然有文明象矣會蕤賓吹律

聖諭新頒文武吏士暨軍民之衆圍橋而聽講者近千

人賴茲廣廈用庇炎歊爰以振鐸鳴鐘虎賁脫劍

雍雍成禮無委

綸綍於草莽州人士顧而樂之而又知余之愜意斯舉

也因勒石而屬言於予予惟君子之復古也不惟

其名惟其實古之教萬民而賓興者其德六曰知

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卹學者童而



習之壯而體之終身敦善行而不怠故倫之爲道  
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而安有不明之患今堂成而  
明倫之名復矣諸生其循名而責實嚴義利之辨  
敦親遜之風務使忠厚悱惻之意流露於日用言  
行之間則近可以型家而遠可以化俗他日太史  
採風西陵之仁讓將爲十五國之冠庶無負余君  
興復之雅意乎若夫文章科名之盛聖賢所謂末  
務且諸生所固有也予無庸多置一喙焉是爲記  
云

蜀道驛程記 節錄

王士正

二十日早過黃牛山謁黃陵廟廟在山麓頗宏麗  
前祀黃陵之神旁一黃牛舊鐵鑄今易以木後祀  
諸葛忠武侯倂入蜀於山巖上見神象旌旗始立  
此廟侯象設是石砮司宣撫女官秦良玉造有崇  
禘壬申題字登山大川閣望天柱諸峰尋歐陽  
公詩刻不可得惟正德庚辰南太僕少卿西蜀劉  
瑞所撰黃陵神績頌詞甚馴雅書學歐陽率更碑  
額篆書亦妙碑首刻鳥獸形甚奇古祠門石幢一  
枚刊武侯廟記是近時重刻俗書遙望祠後四峰  
如屏風狀絕頂上有黃牛昂首北向頭角宛然有



一人立牛側如繪畫人牛皆有神氣注謂高厓有  
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驗之良然  
李長庚云色當作石非也自此下黃牛灘歷扇子  
峽數十里間皆土山戴石峰巒森削至蝦蟆碛泉  
從巖腹洞中流注蝦蟆口鼻間成水簾下入於江  
濺珠歎玉望之極可愛蝦蟆形尤肖似放翁謂其  
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炮處尤逼真果然踏江中  
亂石溯瀑而上從蝦蟆背至洞中水自洞出聲如  
風雨中有巨石泉匯其下爲池清冷沁骨巡覽壁  
間都無前人題字蓋石質巖疎不任刻畫尤易剝  
蝕故也循碛左而下衣履盡濕大索舟中瓶盃止  
得三四盞汲貯之此水水晶列在第四山谷記云  
泉味亦不極甘冷慰人齒惜自蜀來無佳茗試發  
之耳順流下西陵峽蜀江之險始此卽東來入峽  
之首也峽口有三遊洞昔白樂天自江州司馬遷  
忠州刺史與弟之退偕行元微之自通州司馬遷  
虢州長史遇於夔陵同遊此洞各賦詩二十韻白  
記其事洞以名焉山谷入黔放翁入蜀皆作記二  
蘇公嘗侍老泉遊此亦各有詩載集中余發興獨  
往躡巉巖而上甫行半里舟人云徑久荒翳殆發



舟廢然而返昔人謂身到處莫放過固未易言舟  
出下牢溪望虎牙荆門二山錯峙江上注所稱荆  
門虎牙楚之西塞也此下卽荆江江流洪濶舒緩  
遠山映帶自入峽上百里重巒疊嶂虧蔽霄漢至  
此始覺天日清朗杜詩云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  
邊歐陽至喜亭記云蜀舟至此者必漉酒再拜相  
賀以爲更生萬里征人飽歷三巴夔巫之險至此  
而慰藉可知也午抵夔陵州州古西陵又曰峽州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陸抗城北又云北對夔陵縣  
故城楚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西陵二十一年燒  
夔陵是也公孫述拒岑彭陸遜拒昭烈陸抗拒王  
濬皆以此地爲攻守要害今設重鎮於此城郭雄  
壯西臨大江實荆岳之門戶泊舟入城訪歐陽公  
絳雪堂故蹟聞至喜堂記山谷書尙存斷碑數十  
字在東門民家作砌石語州守以他石易之昔放  
翁過夔陵時紅梨花已不復有惟公手植雙柗尙  
存其一今亦化劫灰矣喚小舟橫江而西獨遊西  
山甘泉寺寺踞土阜頗荒闐崖下有孝婦泉入綠  
蘿谿注於江按水經注載姜詩江陽人華陽國志  
亦列江陽士女歐公嘗疑之泉上有祠今廢歸舟



候橈手不卽至晡後始解維行十五里野泊

文廟鼎新記

林有席

東湖學仍州舊

文廟久不葺辛巳初夏邑紳士請於席顧眾釀金鼎新之席嘉與邑紳士之勇於爲義教諭萬君綿祖訓導趙君汝坊復固爲愆愆遂集議明倫堂俄頃樂輸白金數盈千緡狗其請達諸大府皆報可於是首建崇聖祠次移大成殿向升而上盈丈飾以金砾次兩廡次大成門左右爲鄉賢名宦祠次黌墻西偏稍上爲訓導署皆武舉朱愷董其成櫺星門

易以石柱甃石修泮沼巒橋跨其中則國學生何遠獨任之邑紳士所釀金一任出納同學各君努力以佐時則聞風起者有若荊州屬之宜都同郡之長陽而東湖文廟工猶未訖明年秋採葺邑新志遂備錄其緣起入志中墻垣塔墀櫺星之用道工費缺不敷倘所謂未成一簣九仞而不及泉者歟或曰壬午大比士邑文武試無獲雋者癸未禮闈亦不第惠徼福於聖靈之謂何逡巡不竣厥工曷怪焉席不禁作而言曰子謂邑紳士之勇於爲義遠富貴利達之是圖耶昔孔子以喻義喻利



判君子小人孟子七篇益明益著宋儒張氏栻叙孟子以有爲無爲辨義利之分謂聖學無所爲而然也一涉於有所爲有不獨名位貨殖而後爲利者陸氏九淵講喻義章又反覆於科舉之學之弊以明利之中人者深然則二子於義利之微旨已推究於其所以然窮之至於其所終極矣雖子朱子猶左次焉邑紳士豈不聞之而子猶惑於富貴利達之說是烏可以不責其志哉夫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陸氏之說責志者也而張氏以立志爲先於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轉深憾於平時吾利欲之多而力圖救過之不能亦不可謂不責其志者矣惟能責而後能立義立而所志一歸於正不參錯於佛老不泛濫於章句不沉溺於科舉而一無所爲焉庶有得於所以爲學之指意而後之以名致科卓然發見於志節事功之大皆於是乎信而有徵若夫過廟而思敬奉聖以爲的激於義之不可已而毅然必要其成特邑紳士妥聖人之靈而所志之跡存焉耳於科第何有不深維

國家立廟建學之本弄筆墨以邀利達此李氏觀所



譏於秦廢詩書人惟見利而不聞義者也藝陵楚  
西塞起自陳良悅周孔開道學之先屈宋迫忠憤  
而作騷接跡風人今於東湖爲同郡而李氏籍  
南豐陸氏籍金溪按諸春秋戰國地皆隸楚張氏  
生湖湘爲楚內地楚於道學所從來者遠故三子  
辨義利有相發者其風騷文學流於江漢之間天  
性然也鄉先輩之遺風猶有傳焉蓋各進中才子  
第慨然謀希聖之學而深味於儒先義利之辨吾  
知

國家所爲大比士而應賓興之選者必斯人也慎毋

膠或者之論於中徒自外於孔孟之宮牆焉可

重修東湖縣城記

林有席

楚於天下爲腹心藝陵楚西塞也秦白起拔郢燒  
藝陵遂編郡縣漢昭烈時劉封築城於藝山吳步  
騭守藝陵城下牢戍舊蹟在今郭洲陸抗討步騭  
屯甲西塞壩赤溪故城址猶存荊州圖記所稱故  
城周廻十里卽山爲壩四面天險者也唐貞觀中  
稍移而近宋元來凡五遷復徙江左仍唐舊基卽  
今縣治

聖祖仁皇帝旣平滇藩楚以北八九十年無邊警



世宗憲皇帝以苗民用命改土歸流容美忠崗土司悉登

板輿增鶴峰長樂二州邑陞夔陵為府立東湖縣

首轄焉其城則前總兵官臣張大元前知州臣孔

斯和經畫而重築之凡五里三分雉堞凡七百有

一樓七後寨其一相傳城基實晉郭璞流寓時所

相慶地脈由東山迤邐入城東北臨江長橋二溪

夾流匯江於陰陽向背之位尤協自乾隆二十年

丙子迄癸未八年中城復於隍前知縣臣胡翼臣

蔡本怒相繼申請修葺於是前巡撫臣周琬與所

屬沔陽應城枝江恩施勘修城垣臣題請動項臣

有席既受事復續報坍塌前巡撫臣湯聘并案咨

請准領帑金二千八百有奇召石工陳廷俊等鳩

眾工伐石陶甃以次繕治甃城身六十有四丈北

城樓一座凡三丈有二女牆計丈二百一十有三

堞口計二百一十有三始辛巳九月廿四日明年

九月五日工訖於是湖以北各屬城垣皆次第落

成

天子命巡撫臣宋邦綏躬親履勘而收其工癸未春二

月蒞止環城周覽如式具以工臣奏下部臣核實

請銷臣有席方私竊慶幸無曠於工比以暑雨秋



霖舊城垣復塌二處計丈十一有奇女墻雉堞塌三十有八口估工料費二百有奇遂自輸金繕治之先後董其役者分宜縣歲貢<sub>臣</sub>林有序諸生<sub>臣</sub>

林鳴鸞<sub>臣</sub>鐘澄<sub>臣</sub>袁尚德本縣紳士<sub>臣</sub>朱愷<sub>臣</sub>何

遠<sub>臣</sub>郭聖裔<sub>臣</sub>覃宏農<sub>臣</sub>孫成章<sub>臣</sub>王名世<sub>臣</sub>何

士清<sub>臣</sub>程勳<sub>臣</sub>胡聰<sub>臣</sub>鄒思聰也秋七月

天子因江省撫臣之請 詔直省督撫臣每歲終以所

司城垣完固彙 奏所以重保障而資扞衛者

聖謨為已周已况藝陵居天下腹心上游金湯守固不

獨全楚攸關

國家移鎮置守苞桑之計視前代加詳今守在四裔

拓疆闢地至萬餘里乃猶不忘內懼益切防維近

且以幸作省成責諸封疆大吏至每歲彙 奏而

著為令凡我臣工當何以慎固邊隅未雨綢繆奠

全城於康阜絕姦宄之覬覦歟昔春秋几城必書

而南仲山甫之行詩人皆歌咏以紀盛是役也前

守令臣持之數年至<sub>臣</sub>有席始獲竣事役夫盈千

半潛沔偏災流民得以計傭受直寓工於賑無失

所者亦

聖恩之波及也其緣起皆不可以不紀且以諭來者俾



知夫斯城之修上煩

睿慮而西塞咽喉與荆襄相表裏設險據要有基者之不可以或壞也於是乎書

建育嬰堂記

林有席

昔子曾子發明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廣其例於保赤歸其要於誠求子輿氏闢兼愛及論不忍人之心皆引赤子人井爲喻然則人誠欲推廣此心其必自慈幼始三代養老於鄉國學而春養孤子與秋食耆老並行乃獨不明著其地卽漢有收養棄子之條著於甲令莫非官自省視置之公解又或使乳媪分鞠之循良如賈彪所全活者無筭亦未爲置宅以專其司我

朝自康熙四十六年始

詔諭直省州縣建育嬰堂廣收無依孤幼備乳母字之月有虞歲有賜所以流露滿腔惻隱俾民無夭折之傷者卽參贊天地大生廣生之明效大驗也余宰東湖旣踰朞而育嬰堂建立之議始定先是前知縣李君越倡率邑紳士樂輸白金三十有八兩入質庫取息東邑質庫皆紳士之素封者爲之凡十有八典歲以其息贖諸公自乾隆癸亥迄己卯凡



十有七年權子母至四百有奇於是前知縣蔡石  
本愬議請建設於考院左隙地未便也疊申於上  
官不報又三年余來代復與邑紳屈濬孫成章謀  
另置善地購東湖門外濠之半條街基址改議申  
詳得報可興工於二十七年八月八日迄九月二  
十日竣事爲堂一楹凡三間其左右爲耳房又其  
前爲屋一楹爲正門庖漏皆具後爲小院爲後墻  
工費凡三百八十五兩有奇建造如式卽質庫諸  
君督其役既告訖諸君來請記余聞古聖王之愛  
民也以一夫不獲爲已辜慈幼特一端耳而誠求

保赤皆本不忍人之心以達之今

國家德徧羣黎凡窮民無告者旣爲立養濟院而斯  
堂之設復有以補兩漢之闕而進於三代予身愧  
衆母賴諸君之勇於爲義其相經畫以底於成方  
將熟籌經費爲善後計藉以廣

聖天子子惠困窮之實政以庶幾於曾子孟子之所云  
此其事尤有待而亦諸君子之與有責焉者也則  
皆應曰諾遂先錄其緣起如此俾推廣此心者有  
所勸焉先後主質庫者爲鄔資商郭誠一藍鳳龍  
何天成譚在公楊名山羅運揚黃登萬王燕昌程



應遠孫世錦陳世甯屈宗德王繩承楊萬育李源  
浦皆著有成勞例得備書 以上 舊志

宜昌試院爾雅堂記

吳省欽

宜昌之東湖縣故夔陵州屬荆州府雍正十三年  
即州境改縣並歸州及州之興山巴東長陽三縣  
又收容美五峰二十司為鶴峰長樂二州縣舉屬  
宜昌府乾隆二年知府李元英知縣何廣廷於城  
東南建學院行署堂寢棚舍視他府特宏整向之  
集試於荆之士不重趼而至府稱便利焉然而距  
省遠視學者三年一至至則並歲科試施南來附

試者猶宜知之 宜昌試院於荆首今奉施南亦令行按  
督學者程廷選而宜之政益簡念鶴峰長樂設學

且十年自今年亦得設廩膳增廣名額

鳴鶴廣厲爰進諸生堂下而告之曰峽自設用武

地其文物之著自歐陽公所稱何參始然城北之

爾雅臺傳自郭璞雖在寓公跡斯尚也

建年即今歸巴東興山建始地東湖古圖曰言之

而庾仲雍荆州記言璞嘗作臨沮縣晉臨沮今南

漳距此不二百里江賦叙峽口形勢特言用游征

詩青谿千餘仞者在隣境茲臺之名梁任昉述



之宋樂史陸游並著之非若嘉州之爾雅臺在今  
樂山縣者僅見宋王象之輿地碑目及蘇轍詩不  
足據也爾雅固非必周公所作而爾有麗訓雅有  
正訓爲小學之入門予嘗疑內則數與方名之名  
當指文字蓋古云一名卽今云一字孔子教弟子  
學文猶今所云識字與博我以文之交不同自漢  
犍爲舍人之爾雅註不傳而璞註最古彼何洵直  
字文及南豐集有勅何洵直太常博士請改陝州  
制其同時之胡洵直字德孺廬陵人印文從碇以別陝西之陝州當時譏其不識字焉  
則小學之不通誤之爾府之籍博士弟子者可知

人童試者不下千六七百人誠返之於學而無一  
名一義之不得其所歸則大小雅之才不難於此  
見之遂引境有至喜亭而宋慶基復爲歐陽公作  
至喜堂之例名其堂曰爾雅以別於臺而附於臺  
其前之爲是堂者具見於篇凡以補志所缺遺云  
爾

東湖縣題名碑記

張炳

東湖古夔陵地宋歐陽文忠公由監察御史謫任  
茲土遂地以人傳迨

國朝乾隆元年升州爲府設東湖以附郭縣署仍夔



陵舊解自改設後又七十餘年歷任官於斯者泯  
沒無傳余於嘉慶甲子夏捧檄峽州時值軍需旁  
午奉職多愆每展閱邑志追溯前徽良深矜式爰  
自乾隆丙辰年起作東湖縣題名記

重浚黃牛廟泉池記

郭江

境有黃牛峽古傳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功成  
漢諸葛武侯總師入蜀履黃牛見山壁立峰巒如  
畫熟祀石壁間有神像影現鬢髮鬚眉冠裳宛然  
前豎一旗旌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惜  
廟廢去武侯復而興之目之曰黃陵廟以顯神功

又封嘉應保安侯見於宋紹興制書迄前明中葉

禱懺虎患至盡無弗驗者稱爲靈感神其地有美  
泉皎鏡洞然深渟無底而四望若掃其清冷  
之思自有濠梁高致可云幽賞有泉有池不取諸  
江汲飲稱便以徑少僻遠遊客多於禹廟或不及  
斯泉遂少識之昔黃魯直謫赴黔南與伯氏元明  
輩曳杖清樾間觀歐陽文忠詩及蘇子瞻記了元  
珍夢中雙耳石馬道出神祠背得石泉甚壯急命  
僕夫趨石去沙泉清而冽因憶陸羽茶經紀黃牛  
峽茶可飲令舟人求之媼賣新茶一籠試煎而去



歐詩刻諸壁石爲覆以屋瀆祐時陸放翁經過猶  
及見之後值兵火變遷不可復覩惟泉湧涓涓不  
絕千百年來如一日距泉丈許右鑿一池與泉相逼  
潮汐互異恨爲童豎瓦礫亂投積久將智潔而不  
食上舍楊君宏烈同里人朱君天常黎君玉聲首  
領其事率衆開濶除涇導滯掘及九仞獲竹筒一  
尺於是沛然莫禦注之於池疊爲消長及甃石鳩  
工至再期懼其跼蹐而鑑謀所爲幕闕者自是銀  
床素纒可以施漚輪利庇一方費錢十有餘萬兼  
葺神祠募於往來帆檣以落之楊君獨任其勞從

容爲余具言請記余謂山下出泉乃理之常思形  
家有蔭龍之說泉在神祠背來脉貴矣且武侯之  
所興復其故基也而澤被生民飲和食德於以下  
神之靈真無所往而不在也若夫湖厥淵源以擴  
充夫始達而不虞其壅塞也重有賴於後之君子  
重修石門洞龍神祠記

程家頌

歲乙未夏五彌月不雨謀所以致禱禱者僉曰郡  
西南三十里石門洞有龍潭相傳舊有山一日忽  
自闕水不盈不涸歲一溢自洗其潭取其水禱禱  
罔弗應其爲土人之神其說不可知而守若令任



司牧之責忽然而致災沴則凡可以爲民請命者固不必求其言之徵也傳曰山川之神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矧其稱靈異濯濯若是哉偕權東湖袁令往禱越日果雨後屢大雨歲以有秋令喜謂余曰土人之言有徵矣潭前

龍神祠將圯令取而新之以要神明且報功也屬余紀其事余惟古者聖王之制祀也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若神之雲行雨施得不謂有大功德於民者歟然微涖瘵乃身之誠以格之神亦安所憑依哉雖然災之兆也必有以招之焉

垂陰陽之和神歆其德而默佑焉卽不必以靈著而所施不更普乎書云明德惟馨又曰至治馨香予與令共勉之哉

重修墨池書院記

程家頌

彝陵洗墨池晉郭璞遺蹟也東坡山谷亦嘗洗硯於此

國朝康熙間知州宗思聖因其地建書院乾隆十二年郡守陳緯復葺之俾邦人士講學焉歷今百年老屋僅存書田無藉蓋頽廢久矣夫求珠必於淵求玉必於山其美聚也山雷可以穿石馬蓬可以



截玉其力專也雖有質美好學之士而無肆力之地師友之資甚且闕闕喧囂米鹽薪水紛志而役形焉欲學之成也是猶未耕而求穫也勢必不能夔陵據楚蜀之形勝其山突兀巖巖靈怪萬狀其水騰激漩湍瀕洞千里意必有瑰璋奇傑之士鍾於其間鄒鵬以孝顯李景威以忠著張之才之理學嚴植之之經術屈子以孤憤發爲文章向文璽劉一儒以功名行其經濟乃川嶽之流峙猶是也古今人何遽不相及哉啟其靈而發其秀振其緒而起其衰是在邦人士鼓舞奮興而亦守土者不容已之責也爰與學博陳君廷標李君鼎玉集父

老子第謀卽舊址拓之新之增膏火焉乃父老子第不自私其財力樂與圖成旬月間輸錢三萬貫有奇鳩工庀材閱八月而竣事建堂三楹開講筵也閣三楹崇奉祀藏經籍也齋七十二區舍士子也傳經之館儲積之倉廚竈伺役之舍畢具置田徵租六百三十石有奇續生徒之食儲錢一萬五千貫有奇膏火所自出也望古作規爲時養器肄業其中者切磋成其德用志凝於神於是蜚英聲而騰茂實舊稱夔陵人質直好義學校之盛甲於



荆湖不益信歟然而有初者鮮終驚名者無實其  
大患也所賴後之司事者存歷久不做之思弗視  
爲故事而士之講肄者勿虛旣稟勿尙浮華內正  
其心外修其行以追蹤先哲忠孝文章理學儒術  
經濟功名之盛斯學爲實學儒爲真儒是則余日  
望於父老子弟亦卽父老子弟所以崇鄉里之化  
蔚

邦家之光因以酬余及兩學博率興之意也是爲記

重修六一書院記

陳宏鑑

從來人材之成皆由於學而立學必有其地自天

子辟離諸侯泮宮及黨庠術序家塾之設學無不

於大小教無間於公私所爲宏樂育培風化者詳  
且盡也自宋紹興淳熙間遷城立學校厥後墨池  
書院義學社師成人小子代有甄陶惟明嘉靖乙  
丑州守李公一迪謂士人學必得所宗若宋六一  
歐陽先生德業聞望尤爲良模爰擇城東里許建  
祠課士故一時人材稱極盛焉暨明李兵燹後基  
址僅存 國朝康熙五十二年宗公思聖守彝陵  
興思復古規模粗就未幾風雨剝落書院而坵墟  
矣乾隆五十四年邑庠楊士英等集義鳴公驅逐



僑寓野處之民繚以垣墻懸以白榜過斯地者方知爲六一書院然而扞外空中荒煙蔓草憑吊之士每感慨係之嘉慶十七年邑舉人楊振鵬貢士王述勛廩庠楊振鷺牟大燧等激勵奮發志定圖成親詣城鄉勸捐而同心好學者遂皆響應如恐不及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周垣三十餘丈石甃甃封縝密完固中構講堂三楹面大江高瓴峻宇曠如奧如堂前隙地數十餘步栽植嘉樹名花活人天機前近雕牆鑿方塘水堪洗墨牆之南爲出入孔道門左小室爲門者憩所堂

後丹墀上建立樓閣巍煥宏整中爲寢堂左右爲

師長齋室樓上祀

先師孔子配以六一先生神主左右角門外爲夾道鱗次架屋十餘間爲栖士攻讀之舍兩旁餘廈以作庖廚是役也未及三年而門序正位祀寢飲食之用皆具焉且以其羨餘置田二分永供延師之資雖膏火有待好義者當必起而益之夫二百餘年之傾頽一旦式煥新模俾八百年前之流風餘韻登其堂如見其人則士之肄業於中者當世文章政事表三朝兩府一代勛名之盛處可以富先生



之詞章出可以紹先生之事業凡所以補墨池義  
學教思之不及而裨益兩學儲異日社稷蒼生之  
望夫豈但科第聯綿追美前朝寶一日之榮名已  
哉此則宗李二公志焉未逮諸首士所為繼而承  
之擴而大之者也由是垂之久遠不日有所藉以  
相傳勿替耶爰為之記

重建 關帝樓城隍廟碑記

嚴澍森

咸豐辛亥夏予以部選來宰是邦甫下車整肅我  
儀容潔齊我心志敬謁各廟神祇翼翼嚴嚴祇祇  
肅肅瞻拜儼然輪奐彬然獨南城

關帝樓因祝融為災城隍廟地

聖廟雖存僅存縣

城隍廟則上風旁雨折日擊頽敗為憮然  
然予方蒞任伊始恣恣未遑即欲倡修未信  
而何敢遽勞我民也既而振刷精神緹緡廢務暴  
者鋤之良者安之向所苦者掃除而更張之未逾  
月而此邦人頗有能信予者然猶未敢自信也已  
乃編查保甲親歷各鄉與父老子弟相勸勉莫不  
歡欣鼓舞甚至感激涕零予乃知此邦人果有深  
信而不疑者今而後可以勞吾民矣爰進鄉耆而  
語之曰 關帝功業在天地德澤在生民况宜與



荆州最近側身南望此樓固 聖帝之精神所注  
也是宜修眾皆曰唯唯又請之曰 城隍爲閭邑  
福神御災捍患理幽贊明之權皆於是乎在而顧  
忍令其露處乎是尤不可不修眾亦曰唯唯於是  
有獻粟者有操金者解囊傾囊爭先恐後不數日  
而獲錢六千餘貫遂命匠師鳩工庀材去其腐爛  
之腐黑朽折者易其碑石之破碎不完者修其墉  
垣之傾欹脫落者治其黝聖之漫漶無辨者樓始  
於咸豐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成於次年八月初三  
日廟始於二年正月二十日成於七月十六日舊  
者新缺者完壞者易傾者安翼如秩如肅若煥若  
規模宏敞氣象一新計共費錢六千餘貫予僅捐  
錢百貫而已夫事神之道與治人相表裏古聖王  
成民而致力於神非徒藉神道以設教也亦謂此  
心可以對人民卽可以質神明耳予雖不學無術  
未能施澤於民而區區之心竊自謂可對神明而  
無愧然則登斯樓也可憬然於 聖帝忠義之心  
卽可以激發吾民忠義之氣入斯廟也可凜然於  
賞善罰惡之嚴卽可使吾民惕然興爲善去惡之  
念庶幾以事神之道治人卽可以治人之心事神



神其許我乎諒我民其有以其信之矣抑予猶有  
感焉以夔陵州志載樓剝始於雍正六年夏廟建  
於康熙三十一年冬當其初固巍然煥然矣乃距  
今百餘年而剝落摧殘竟至於此使非此邦之人  
急公好義踴躍輸將斯廟斯樓久且幾成墟廢則  
後之守茲土者宜何如加意隨時補葺耶然又烏  
知其果能培蕪而經理之否耶誌諸石以俟捐輸  
姓字另列於左并示來茲

東湖縣重建

文昌宮碑記

王柏心

東湖

文昌宮舊有節烈祠當其前勢之宏敞面峯不顯形家  
以爲非宜而宮墮左右基地歲久往往爲附近者  
所侵都人士乃羣聚而謀所以稱明禮昭所嚮者  
定議增拓於是徙節烈祠於他所凡宮墮舊地次  
第清出遂剋日營繕擴而大之治宮門卽其上建  
奎星樓與葛道山相直奇峰峻拔聳入雲漢大江  
襟其下如縈練則地靈獻秀於茲蒼翠始豁然呈  
露矣甘內爲正殿椽棟壯麗上有樓曰奎光其他  
廊檻廡舍莫不備具招僧司香火卽舊基餘地爲



僧祭又造肆舍數區取租入贍僧經始咸豐某年  
月日至某年月日落成柏心頃至是邦僉謂宜爲  
之記謹按

文昌之祀前明已垂令典我

朝自

文宗時

特詔升中祀

顏詞臣所製侑舞樂章益赫然尊顯矣考史記天官書

文昌六星戴斗承筐漢儒以爲即周官六宗之司中大

抵即彌成文教云今夫天之垂象地之載形國之

禮樂刑政皆文也文充塞兩間而經之者人也根

平六經基乎五常衍乎百行推而至於安國家參

贊天地而文治極矣意亦有依人而行潛扶陰翼

然後文教益昌明者其神之爲德矣乎茲邦所以

妥神者得其地矣而廟貌又崇闕整肅與祀事稱

經始之後邑遂有冠賢著者咸謂語果驗抑尤願

繼自今士奮於通經力行致遠任重琢磨乎道德

蘊蓄乎經綸則豈特藝科上第紛綸蔚起爲闔里

光榮也哉將必有瑰奇俊傑萃山川淑氣應

國家作人之盛以忠諫偉績贊



大化翔鴻猷起備名臣良輔之選者相望也晉知文敘  
益昌神之憑而相之者將於是乎在

東湖縣創建文星閣記

東湖爲負郭邑其城皆負東山面臨江隔江諸山  
自巴蜀奔騰而來奇峻插天環其西南殆徧賦中  
地勢乃皆平衍先是邑人士於春秋兩閣騰竇殊  
少僉疑地勢闕輔助未能上應文星詢之形家果  
然乃精加相度得試院左側地直巽方宜建高閣  
相與集貲鳩工創爲閣三重飛甍特起若鸞翔鳳  
翥抗乎太清之表閣成登之江聲浩浩走其下

雲浴日光采激射帆檣出沒映帶洲渚眾山森竦  
爭奇角勝含靈吐秀勢欲凌奎壁而掩箕斗俯視  
雉堞週遭市廛輻湊隱隱隆隆都會浩穰猶是平  
壤也閣建而地氣加鬱葱焉耳目加闊遠焉僉曰  
此殆可以啓發文明也乎遂以文星額之未幾邑  
中顧湘坡太史果魁南宮入詞垣嗣是科名如雲  
而起蓋閣之效捷而有徵如此柏心頤遊是邦都  
人士乃以記請夫形家之說古有之矣顧有志者  
不僅以科第自域也茲邦界楚蜀之交江山雄偉  
意其地靈蘊美必疊產魁閎奇傑炳耀丹青然後



與山川相稱自今以往士之懷才負異者登斯閣而抗懷千載則當導屈宋之清源抒賦頌之鴻藻潤色

休明蔚爲

國華其或觀覽形勝求昔人攻守遺蹟慨然思經畫澄清以濟時艱若然者之所成就豈直一時榮遇乎哉况乎學成於己才爲世用則巍科上第與夫華秩崇階且隨之踵至矣願邑中英俊益擴器識勉自樹立期與山川相稱也是役也凡費緡錢若干而踴躍倡捐則王承錫昆仲爲稱首云

改建東湖縣節烈祠記

東湖節烈祠舊當

文昌宮之前近歲都人士謀增拓

文昌宮乃議徙祠擇

聖廟右前彝陵州訓導署基移建焉則今祠是也祠凡若干楹士女以節烈著稱奉

詔加旌者列姓名於木主咸奉以入祠衆謂柏心宜記其事今夫倡隨偕老柔順利貞女德之常也結髮事人一旦喪其所天或號咷引決以身殉之或事舅姑撫弱息髮而持門稱未亡人終其身又有未



嫁執節誓完貞白者此事出於變不幸之大者也  
 然而矢靡他之志守從一之義艱苦危厲不能摧  
 奪若疾風振河海而石不可轉嚴霜堅冰百卉摧  
 折而孤松勁柏挺其寒翠以孱弱之質奮然與忠  
 義奇傑之士同歸能使人倫賴以不黷貞信賴以  
 不愆行既高矣名亦榮矣里閭重之

朝廷獎之綽楔標其門祠廟著於令然則不幸者乃  
 所以為大幸也茲邑風氣貞潔閭幃之秉禮教者  
 紛綸輝映相望不絕邦人欽重崇為廟祀官吏又  
 以歲時詣祠展敬吾見邦之賢媛羣相勸慕扇芬  
 流馥薰若椒蘭豈非化之神者故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也乎僉曰美哉茲論遂書以為記

補修黃牛峽武侯祠并造像記

東湖縣西由西陵峽而上舟行九十里則黃牛峽  
 最壯峽上有黃陵廟武侯所建自為文記之後人  
 因即廟左立武侯祠造像以奉焉歷

國朝咸豐庚申夏岷江大溢祠中水深丈許繚垣盡圯  
 像亦剝落不全今年春柏心與同人浮舟上黃牛  
 峽進謁祠下見之愀然念所以募貲重塑者語未  
 發也返櫂晤郡伯陶齋聶公及邑侯序之金君迎



語伯心曰聞黃陵廟側武侯祠爲水所敗像亦殘  
損忝爲守土吏敢不復而新之適蜀中方伯江公  
書來告以前過祠下所見亦如此吾二人者已醜  
金若干付主者令裝治舊像補完如初其椽瓦之  
穿漏者易之其墻石之頽侈者甃之丹青廟貌將  
悉還舊觀子盍記之俾刊諸石柏心聞命喜先得  
我心又欲二君子崇賢展敬勵俗流化敏於事而  
用意甚深遠也夫武侯繼伊呂而起才與功不待  
言獨其受遺詔輔幼主崎嶇討賊欲挈炎鼎還之

劉氏志雖未就忠忱貫日月爲千百世昭昭子之

極則又其爲學澹泊寧靜與聖賢合蓋三代之英

非後世名將相所能望也侯之廟祀幾徧天壤茲  
境乃其總師入蜀時徘徊望峽感神蹟助大禹導  
江親爲立廟重侯者卽因是附祠於此禹之德平  
萬世之水患侯之教維萬世之臣道其不朽則一  
其靈爽憑依於茲境宜尤著今君子修舉廢墜遂  
能及此宗臣遺像巍然復峙於羣山萬壑間使過  
者景行仰止如見雲霄毛羽傲慕不置是大有裨  
於名教者也然則用意深遠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同治甲子夏四月監利王伯心記



新建爾雅書院記

爾雅相傳周公作然多孔門弟子及漢時人所附益注者數家鄧景純最顯景純父瑗守建平省親之暇留注爾雅在今東湖城中其曰臺云者城處平行獨此隆然若高阜志謂景純人異日當建城郭於此輦中州土爲之標識今遂曰臺云舊卽其上造亭館爲登眺吟賞之區兵火後頽圯畧盡咸豐九年權邑令劉升甫太守始會集邑人謀之曰盍建書院於此課士乎僉曰善乃募貲得若干緡營堂爲若干楹軒牖洞達繞郭四山飛青澗翠林

木翳如修竹嫩娟就其前鑿池爲半月旁爲齋舍

以處山長及生徒會課之所月課凡幾次蓋與墨池六一並峙爲三矣昔晉人尙任達士大夫非老莊莫讀景純才麗而學奧獨潛心注爾雅通諸經之訓詁可謂卓然不墮流俗者也今以景其遺躅講貫恒於斯校藝恒於斯其將日起有功矣乎夫六經者洪河大海也傳注家猶支流谿澗達河而入海者也學者由爾雅以治經始於粗淺進於精微庶幾上附通經之列非復空疏拘牽之小儒抑吾聞夫士也者必經明而後行修必行修而後由



身及人由近及遠無不可治此爲明體達用卓然  
大雅之材國家之求俊又選賢能必於是而取之  
僅僅文詞華贍未得爲優也願士之修業是間者  
無徒專驚於文而亟返之經明行修則好爵之糜  
有不蘄而自致者矣邦人屬柏心爲之記遂書所  
見者以應

創造下牢溪安濟橋碑記

夔陵下牢溪入江處跨溪爲橋名之曰安濟代利  
涉重創始也逾溪而西陸通巫蜀盛夏商舶沂峽  
避險者陸行恒取道於此溪北二三百里外山民  
負販市易者或至郡或赴蜀亦悉經此而溪當五  
六月之際山雨驟發淙流悍急砮崖裂石騰突下  
注岷江又自三峽出橫截其外虹騰雪噴勢若雷  
霆鬼神戰鬪之狀過者震悸失魂餽舊有舟人於  
此濟渡然留難索錢往往停橈不發遇風雨昏暮  
行者囊無錢輒悵惘踟躕而返人甚苦之先是有  
好善者夾溪南北爲塾石墻各二三丈費緡錢甚  
巨以工大未克施梁其上三遊洞寺僧彌光者愍  
之思績成善果廣濟願船乃募之培元堂諸善士  
捐錢若干緡即石墻召工營木橋旁加闌檻覆以



簷瓦於是行者無所躑躅往來相屬如坦途焉去  
濡裳待渡之苦就砥平矢直之逸釋倉皇覆沒之  
憂發江山雄麗之觀適予以載筆來是邦彌光與  
眾善士屬爲標名且文以記之復請著其事邑乘  
夫釋氏持濟世爲說而無其力商賈有其力而緣  
未接則念無由動今也兩相觸而兩相濟則雖事  
之至難宜無不舉况於茲橋哉是役也易危爲安  
化險爲平善與人同利及久遠有合於先王徒杜  
輿梁之政非區區慈航寶筏之空言而已固不可  
以不書

遊石門洞記

曩至夷陵訪三遊洞詫奇絕徐而聞此邦人士道  
石門洞之勝則又有進焉今年冬邑侯金序之明  
府延其輯志乘復來彝陵都人士益繩石門之美  
且云茲洞闕於僻壤未辱前賢題咏近自廣甯鄧  
君守之獨發隼賞遊者始盛寺刹亦以次增葺矣  
適守之自永州來明府又促之曰將有事載筆百  
聞不如一見諸君盍親探幽勝乎遂期以十月九  
日往游至期邑人孫君敬之羅君南軒邀柏心與  
桐城劉君俊賢先發而守之及王君策臣乘舸繼



東坡志林卷二十六  
進渡江巖葛道山下循而南沿溪西行二十許里  
途益峻夾溪皆嶽岑峯嶺蔽雲日顧來時溪下  
流涓涓不絕上源反竭俗所稱乾溪者也又行數  
里兩岸山勢欲合遙望空際萬石橫疊作樓櫓城  
墉狀意謂洞將在是詢之輿夫果然盤石徑百餘  
級而上榜曰石門屢屨豁豁突若飛甍懸甍摩豁  
中開靈泉寺在焉僧普光導入陟臥雲樓學使者  
馮展雲宮詹題也余四人皆初歷心悸目眩承敢  
遽探日已曛黃姑憇是拓牖四顧奇峰林立爭窺  
坐客秉麾植幢峻客偉態莊觀而竦峙焉巖溜漱  
空墮石缶則水樂競奏矣少頃守之策臣至日已  
暝俄焉月出照溪南諸山如畫已而溪北岫壑亦  
表裏洞徹月半輪挂洞口疎星歷歷可摘也客皆  
倦乃宿詰朝咸盥漱急趨樓下右轉得靈佑宮盈  
右得張仙祠舊有土書月峽張仙到此六字今漶  
滅疑爲邈邈道人矣祠前有亭曰漱玉守之所名  
環植竹柏洞溜飄灑鏗然無絕響奏八琅之曲絙  
園客之絲清越當不過是僧云盛夏驟雨時洞溜  
迸爲飛瀑直注地躍起往往高出亭子上亭之右  
爲靈濟宮有龍湫明時遇旱禱雨有應奉勅建祠



始此至今歲旱猶循其事乘炬詣湫所黝然渟泓  
方廣丈餘深纔數尺窺其墮距懸巖僅隔數寸僧  
云曾有人縛棧伏其上緣隙稍入不能進以縋繫  
石測之至四十餘丈不得其底乃返僧又云湫中  
未嘗泛溢即增亦不過二三尺即止意者伏流他  
出歟出而諦觀此宮與張仙祠適當洞口之中呀  
然吐其巨吻吞吐萬壑巖旁修蘿翩翩無異龍髯  
巖滴當門垂旒綴珠瓊璫駱驛張者水簾散者瓊  
瑤溜所鬻處石皆嵌空刻露凝酥之乳編貝之齒  
類巧匠所琢鏤各寺之下皆有小洞最左有風洞

僧云有石蜘蛛如龍形鱗甲森張多蝙蝠蟄其中

大者如車輪詰曲深黑不敢窺大抵茲洞廣濶橫  
跡之可百餘丈縱度之可三四十丈高測之可七  
八丈靈秀所萃則靈濟宮張仙祠尤勝洞內皆細  
石雜土凝結如鐵而得石氣爲多故燥而溫仰睇  
其上若截肪削脯其委積猶若肺肝然當元氣胚  
胎地媪孕靈時或遇儻忽二帝愛混沌氏爲鑿其  
竅歟不然何有此壑蓋大腹也凡談山水之勝者  
非曠則與二者恒不可兼茲獨兩擅之終日行屨  
嚮聞自視以爲適廣莫之鄉遊太虛之宅也僧又



云茲山凡三成此爲下巖其上中二巖皆有洞三  
因攀陟往探斗絕不得上乃止望溪南山腹亦有  
洞僧云深廣不下此惜遊者未能至耳因嘆余嚮  
者訖三遊奇絕今乃如河伯見海若也莊生有言  
小知不及大知余益自愧其陋是夕仍宿樓中寺  
僧夕呶微曙鐘磬聲與巖滴聲相聞益發人深省  
不知胸中塵慮消落何所翌日晨起乃相與命駕  
歸歸而剪燭記之同遊者凡六人鄧守之劉俊賢  
孫敬之羅南軒王策臣記之者監利王柏心也

記桃花魚

舊志載其名狀而已未及詳也凡溼生之類多在  
止水此獨出流水中爲異其質如霜如雪如塵如  
影不可控搏正視之圓者如蓋四隅各有點如墨  
中心作瓣四類花藥喻張舒卷晝夜不息側視之  
點如墨者忽吐作流蘇繞蓋簷皆若瓔珞垂綵中  
心如花藥者忽吐作麾柄形儼然華蓋旛幢也又  
若施眾舉網者然迷離變眩非離朱之明未能深  
燭也僅以桃花比似猶屬皮相近年冬令此物亦  
出如春時卽江中亦往往有之其以瓶盞可閱十  
餘日游泳如故疑其乘暖則上浮非時仍伏水底



耳其類亦有大小大者可如錢滅則散如織埃了  
無蠅迹寓形渾沌潛載靈覺逐隊噉嚼實謝吞餐  
畫史窮於描繪賦家窘於語言物狀之至微而難  
測者莫此爲最聞歸州亦產此他處皆絕無備述  
之以廣蒙莊齊物之旨焉

重修金公祠碑記

金大鏞

嗟乎此先叔曾祖五峰公之祠也以金公名祠  
者著愛故著姓也公嘗守夔陵兼權本路觀察減  
南津關木稅商民大悅醵貲建公生祠於黃陵廟  
東遂以金公名其祠鏞童時覽家乘卽諭知之感

豐十一年選授東湖令私以履公舊治得紹聞

繩武爲幸旣下車延父老詢之皆愕且喜曰侯信  
卽金公裔乎名賢之風爲不替矣請爲侯陳其顛  
末始郡中商民銜公惠捐金立祠旣而茹張二  
太守先後入郡則易名爲報德矣咸豐十年岷江  
驟漲祠漂沒無存今侯適臨敝邑意者肝蠶之靈  
殆將復興乎鏞於是悚然敬承曰此余志也因念  
公起令長至監司所泣皆以善政流聞而茲邦尸  
祝尤其明徵余不敏綰綬分符適宰斯邑仰公  
前躅如親爨訓商民旣祠之於前鏞敢不新之於



後自顧材智庸下獲遵矩矱凡夫律已治人整齊  
 教養興華利病兢兢焉早作夜思不敢稍怠將惟  
 公步趨是繼幸而可告無罪於吏民知 公之靈必  
 必有隱慰者矣不然無以告吏民即 公之靈必  
 有隱戚者矣雖監史師保之臨且質未有捷於是  
 者也乃出廉俸鳩工庀材除去瓦礫重加修葺刻  
 期告竣仍名之曰金公祠從其初明有主也茹張  
 二太守主附列左右從 邑人報德意示無私也落  
 成鏞自記其事且臚 公官闕行實繫諸末謹按  
 公桐城人諱之忠字五峰乾隆時由諸生議叙以  
 知縣筮仕直隸歷任天津玉田新城等縣知縣  
 涿州知州遷河間府同知

特旨升山東曹州府知府調濟南府知府署兗沂曹濟  
 兵備道嘉慶初川楚教匪之亂與旁午授授湖  
 北宜昌府知府兼署荆宜施兵備道辦理軍營事  
 務有功奉  
 旨賞戴花翎疊荷  
 賞賚珍物積勞成疾歿於歸州新灘營次蒙  
 恩加增四品卿銜  
 賜卹入祀昭忠祠



東湖縣志 卷二十六  
賜祭葬銀均視軍營病故例。公宰天津時有貞女劉以夫遠適矢貞五十年久之其夫歸。公爲完婚。後竟得子爲詳請入奏。

俞允旌獎百餘年天津人猶傳爲美談。公行事多此類云。

本祠向無香火地今置祀田一塊卽坐落黃陵廟壩臺前面左以楊姓地爲界右以田姓地爲界計寬二丈長以江爲界交黃陵廟僧人承領管業以備四時香火之費其推約存縣署立卷備案附刊存記。

東湖縣改建忠義孝弟祠記 金大鏞

兩間之物無不敝其亘終古與天地並立者則名教而已名教之大者忠義孝弟爲尤重東湖舊有是祠顧迫隘且頽廢矣大鏞下車後見而慨之將謀移建先是劉申甫太守前宰是邑亦有意矣適言及此祠所見略同乃共捐金於大十字街擇地建之爲堂若干楹翼以廡舍木主加髹治已奏報而未經入祠者皆補列之以時致祀役竣僉謂當爲之記夫化民者太上喻之以意其次以法整齊之下者乃迫以威罰今夫風之振樹也先動其柯



條而枝葉隨以披拂化民者喻之以意若風之振  
樹則羣然應之矣莫非君之民也莫非父兄之子  
弟也能以忠義孝弟著聞者必其奇傑仁賢也耕  
鑿樵魯之夫日訓之以忠義孝弟彼有曹然罔覺  
者矣今吾但取其鄉里前哲以忠義孝弟著聞者  
立廟以崇之立主以標之馨香俎豆以承之彼曹  
然罔覺者忽忽警且悟曰彼皆吾鄉里中人也吾  
獨非君之民哉非父兄之子弟哉何甘以是讓彼  
也於是忠義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不待懸書徇鐸矣  
此所謂喻之以意也茲邦往烈風徽未沫今又爲  
之加意表章則夫懷愛戴之忱散門內之行者交  
相勸勉如風振樹斯名教所賴以不墜者也此而  
不書後何以觀遂具記其移建本末焉

東瀛縣改建育嬰堂記

金大鏞

東瀛之有育嬰堂也自前令林君平園始在東關  
外半條街久廢矣大鏞既下車慨然將議興復而  
劉申甫太守前宰縣時亦嘗有意及此適聞大鏞  
言卽共贊成乃因平糶所贏與已捐未繳者摒擋  
之得千有餘緡遂就大十字街市得民舍一區名  
天官牌坊者高明爽塏加之營葺爲堂若干楹乳



舍若干間庖漏皆具復爲之籌經費擇舉首士詳  
 議章程以垂久遠竊惟慈幼恤孤本王政之一端  
 故漢時民間有棄子詔所在吏收而育之後世育  
 嬰之設仿此今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穉子失母  
 鄰里爲之憮然遂有棄嬰行路爲之惆悵况於爲  
 民父母者乎顧或仁心偶觸加之收養矣而乳哺  
 不擇其人棲止不得其地饑飽不察燥濕不避收  
 之適以棄之耳返諸惻隱初心無乃大戾且此墜  
 媿福祿者更十數年其男子皆可以力耕戰其女  
 皆可以任蠶織是版籍丁口所由增廣之由也  
 所由出也乃不思噢咻卵翼使至蕃衍豈良可  
 誠求保赤之道哉今不敢謂用心懇篤遂能覆庇  
 而煦嫗之也特以呱呱黃口不忍使其零丁失所  
 故亟亟圖收卹恐後且俾來者得踵而擴充焉於  
 是具記本末勒諸石

補植紅梨樹記

金大鏞

壬戌春謁選得東湖令下車日見廳事東隅有樹  
 本詢之吏云此紅梨也昔歐陽公咏此花有風迴  
 絳雪尊前舞之句後人遂以絳雪名茲堂焉歲久  
 涸枯前官補植之今復壞其本尙存耳按邑志公



以宋仁宗朝左遷至夔陵花繁時與眾賓觴其下  
詩酒談讌流連盡歡樹亦蓊葱暢茂老幹槎枿干  
霄蔽日掩映於觥籌間十年以來官斯土者未嘗  
不景仰前賢同深感喟而人往風微徒勞想像卽  
使其喧妍爛漫繁英滿庭已非宋時故物況乎其  
已壞耶余屢欲補植僉云此種罕見久不可得每  
用耿耿適邑人孫敬之茂才來云曾訪諸犂山樵  
者自言曩在深山窮谷中見異花作藥甚紅悞遭  
斧斤而伐之已三年矣其木猶在去春發芽生枝  
經識考觀方知其爲紅梨也余聞之喜而不寐臆

惜夫之誤伐而留其本得非余移植之幸耶不然  
何其伐後復發芽生枝耶乃移而植之於廳左夫  
物以人重紅梨之足重固以人不以物余惟深辨  
香之意切甘棠之思故不惜殷勤補種之自是而  
後枝榮葉茂蔚然深秀不數年可成巨觀後之登  
斯堂者時其灌溉勤其封植盼茲庭柯當亦如余  
之緬懷遺韻思其人愛其樹而不忍忘焉是則余  
之所深幸也若云媲美昔賢則吾豈敢

咸豐十年東湖水災記

傅昌運

今東湖古彝陵也俯接荆襄仰承巴蜀地屬巖邑



身法異志卷二十一  
城臨大江從古不以水爲患訪諸父老惟乾隆戊戌年水入城猶未撐船入市焉咸豐十年五月二十五六日陰雨連綿江水浩瀚有漲無退至二十七日水自大南門入者灌至璞寶街自文昌門入者灌至南正街自中水門入者灌至縣署街自鎮川門入者灌至縣學宮迄二十九日酉時大雨弗息夜間頓漲四五尺房屋傾塌人民震恐近城移搬城上有樓者栖樓中鷄犬無聲魚蝦入室此前古未有之災也至六月初三日方退旋漲初四五日始漸退無恐夫天災流行盛時難免所患者

人民害禾稼沮洳過久疾疫方盛耳吾邑猶幸免於是也然災患甫離撫綏宜急居宅壞矣露處將多穀價增矣枵腹不少吾邑幾騷然難治又幸有太守劉公章侯邑侯劉公升甫憫災卹難勸募地方客商富戶輸錢得數千貫無屋之貧民人給錢一貫得蓬蓽以安身也無食之窮人日給米數升得糞殮以療饑也給病人以藥石病人以甦買貴米以賤售米價不起撫卹有善政幸得免於饑饉疾癘則又皆太守與邑侯力也蠲賑行月餘費卽告盡方虞水災之後繼以凶年民不堪命更幸秋



收大熟家有餘糧人無菜色士農工商得以安業  
鰥寡孤獨不至啼饑吾邑人民將頌德於太守歟  
太守不自以為德將歸功於邑侯歟邑侯不自以  
為功惟因是警天災感天佑從此崇儉抑奢返樸  
還醇以體天心之默庇焉所謂不幸中大有可幸  
也謹就目擊者次第其日月而記之

絳雪堂補植紅梨花記

唐秉意

縣治紅梨花始種之年無可考宋歐陽文忠公令  
夔陵時郡守朱公慶基以紅梨花開招公醵詠其  
之句也其後沿革不一郡齋入於縣治後人因顏  
其堂曰絳雪久之紅梨亦摧於兵燹矣

國朝邑侯江右林公有席補植之既枯復榮序載邑乘  
咸豐七年燬於火越壬戌邑侯金公序之甫下車  
見枯本猶存憑吊間思繼林公之志不可得流風  
餘韻慨想而已茲忽得諸野人家何幸如之欣然  
移種生機日暢方圖補載邑乘誌盛事而板多不  
存因集邦人士曰嘉木既可復植邑乘何可不備  
邦人士樂公命相與編輯數月工竣是舉也歐公  
之遺愛如故林公之舊志不淹邑乘蔚然又成巨



觀足資考証一舉而三善備焉秉意不敏竊謂侯  
之德將與並垂不朽輒操筆爲之記

遊鎮境山道院記

監利龔紹潢

予將遊石門洞不果楊子相子堅兄弟復促之曰  
吾邑鎮境山道院距城五六里風景甲諸山寺蓋  
往觀之卽命駕出東門行殘碑斷碣閒古墓蒼涼  
無何青翠縈日胡桃樹植其左修竹繁其右夾道  
而行疑有碧幢登前路作遊人導引狀行里許兩  
岸對峙石橋建焉橋下水竭霜草離披又行至四  
五百步有廟巍然陡絕不可仰視則子相兄弟所

稱爲鎮境山道院者塔六七十級同人相繼登之  
未半喘不休汗透重裘三人聚首雲房中少憩片  
時羽士導人平臺是臺也不假修飾亦無牕櫺臺  
左右前後皆石憑欄縱目山勢環擁亂峯爭持不  
已排闥而來目不暇接俯瞰大江白光如練沙流  
浩浩江聲隱約難辨也街衢城郭分際瞭然寒碧  
連天日光淡泊遠樹如淡墨抹山下臺之下樹七  
八株高十數丈葉落枝撐作金鐵鳴其後幽巖元  
壑古木森然柏居多少焉風動龍吟鶴嘯連綿迭  
奏響徹雲霄出叢林披幽徑遠眺峽門怪石嵯峨



江流若絕視漸近山漸平江漸濶江中忽浮三洲  
 洲有居民千家煙火相繼不息也徘徊久之循舊  
 徑下則夕陽掛樹杪晚雲歸洞殘霞紛紛欲墮山  
 川雲物迷離莫辨子堅曰可以歸矣歸而作記時  
 同治癸亥季冬二日也



東湖縣志卷二十七

藝文志

序

唐

三遊洞序

白居易

平淮西之明年冬余自江州司馬徙忠州刺史元微之  
 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郡與知  
 退偕行三月十日叅會於夔陵翌日微之返棹送余至  
 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  
 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



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  
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菱蕪刈翳梯危絕滑  
休而復上者凡四五焉仰睇俯察絕無人跡但水石相  
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及戍愛不能去  
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自相明滅晶瑩玲  
瓏象生其中雖有斂口不能名狀既而通夕不寐迫旦  
將去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能  
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綿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  
曰卽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者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  
言別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遽乎

請各一韻書於石壁仍命以  
以吾二人始遊故目爲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  
峰下兩岸相廡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宋

送田畫秀才甯親萬州序

歐陽修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  
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  
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  
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  
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



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夔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夔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夔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夔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人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思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明

少宰王篆壽序

雷思霽

國朝以來楚無登太宰者卽佐太宰而總百官專且久者亦不多得惟公以少司寇移少宰最專且久是時江陵當國急於用人多破格事舊例右宰率以詞臣爲之而江陵以公有知人之鑒故特簡公汝甯南遷公復爲左宰及江陵事起而修愷者以繫援之私中公公歸蓋



五十有六歲也閱今二十五年矣夫公居官時軍國宮  
府大事凡其所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江陵故私公邊  
餉馬政吏治民隱無疑不問無斷不成江陵故私公部  
院督撫缺者必曰某某可再繼之必曰某某可各書衣  
袖中而後已江陵故私公由此觀之昔之天下治耶今  
之天下治耶昔之天下多事耶今之天下多事耶昔之九  
邊宴然耶今之九邊宴然耶昔之有司貞耶廉耶今之  
有司貞耶廉耶江陵識既絕人才復蓋代函蓋水乳英  
雄本色公雖不欲爲知已用不可得也而耳食目論之  
徒又問知焉乃說者曰公用法術獎才知不知本朝以  
法勝法無法是無治也事固有逆之而順毀之而成者  
非權變無由辦也叱咤風雲吞吐山瀆咄嗟可具盤錯  
可解非智謀之士雖有尾生孝已之行安所用之然則  
江陵之於公雖欲不結爲知已亦不可得也至在吉安  
羅文恭紀其政在考功高新鄭嘉其疏在操江王元美  
司寇序其功績且亡論矣大抵天之生人嗇於名而隙  
其實嗇於名故巧取必算滅青之誣公者百端而公以  
身受之今之辱公者百端而公以心忍之天不極予公  
以名而極予公以實此公之所以多壽考也隙於實故  
隱德者必後昌公有德於人而或未必報公無競於世



而或有所侮天不報人之陽而報人之陰此公之所以多孫子也况公之生辰皆與壽徵其年維戊戌主中宮鎮星周天獨緩此久視之一驗也一徵其月維季夏夏者大也長也此繁祉之兆也二徵其日維望三五而盈其魄團圓此斟酌飽滿之志也三徵八十之期其月維閏閏之維言餘也此重光重輪之象也四徵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祝公者在周雅魯頌之章矣州倅王君州幕鄧君咸祝公而乞余小子言以先禮幣余不敢侈言他事而惟道公所以報國及天所以壽公者令天下後世知公心耳公能不色喜而進八斗哉王君汶上人先人爲大中丞有直聲鄧君新建人文潔公之族皆世家子亦能公事故並告之

劉元定詩序

公安 袁宏道

劉元定體中有四反家世楚人而有江左風格蠹粉敗墨殘溝古瓦皆有精賞一反也楚人面稜稜令人不欲近元定温克見者惟恐其去二反也生長朱門而具叩壑勝情三反也楚人有飲量而無飲才有飲才而無飲韻元定卓然有之四反也諸名士之目元定如此余笑謂元定詩亦爾楚聲多怨而元定之詩和雅楚人長才



盛氣而元定之詩多逸趣爲曲澗幽嶼毋爲滔莽爲輕  
陰淡月毋爲雷霆風雨是又一反也丁未夏月與諸名  
士避暑於城西之藕花社元定與馬酒間謂余曰子之  
序詩多矣而獨遺余何也余曰諾當勉爲之已而遂別  
停閣至今然嘗往來胸臆間值謫星北去乃遂草草附  
數語曰世人之詩自與人二而元定非也元定之詩其  
人之注脚也布置鬚眉形影皆好是謂詩具明窻靜吟  
花開獨飲是謂詩料寤寐山水流連煙月是謂詩骨余  
何以序元定哉不知元定者觀其詩不知元定之詩者  
觀其人而已矣

大學士文公詩序

江西宜漆嘉祉  
豐人

大荒落之秋淒焚刺目哀鴻叫霜方戢寒廬之影有絡  
衣重繭襪被過余者夔陵夫子之次公同夫世兄也相  
覲相唁各格格不咸聲夜闌秉燭對酒夢寐出吾師遺  
詩及所爲銘吾師著各一帖小子泣受之臚臚幾何未  
堪摧觸未忍卒讀也嗟呼余不獲承師音旨三十年所  
矣今方恍惚追隨於函丈而忍無一言哉憶往者國是  
之變於輿瓢而然於磨火也正人之論歸於楚夔陵越  
上虞嘉祉執業吾師次上虞前此待罪武林猶得經紀  
其後事應本一編手澤猶新差用自慰以爾時視吾師



卽鄴侯之樓南嶽耳江楚在望曾不得一踵門侍杖履  
於開闢也及其星隕岱頽鱗鴻淒斷曾不及望蕙帷而  
效入揖於端木也會不及什襲其高文典册餘言緒論  
留爲金匱之副也蓋至今無所措其心矣豈死生契濶  
天實爲之雖師弟子不能以意爭乎追維疇昔趨承之  
次恍若望洋私計南陽之甯澹師卽其人而遭時不然  
卒亦同痛以小子記憶於親炙視世兄所哀之瓊琰或  
抱膝如梁父之吟或沉痛如前後二表事猶隔世義實  
千秋若行藏之際如介石如閒雲爲在谷之幽蘭爲支  
厦之一木於詩略見其概小子何以贊其高深哉惟遙  
望荆門跪而揮泣曰吾師乎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  
乎旣書以諗次公卽以爲吾師遺詩叙讀師詩者其以  
爲是固未忍卒讀格格不成聲語也

國朝

夔陵州志舊序

鮑 攷

邑之有志或比於國之有史家之有乘然同而異  
也史公天下之是非褒貶無諱志則詳其美而略  
其疵是不得與史爲例也家乘者孝子慈孫揚祖  
父之美縱多溢詞人不以爲嫌志則儼人必於其  
倫稱述必有其據稍涉過情人得而議之故隱寓



東清縣志卷二十七  
褒刺於詳略有無之中是猶有公是公非者存而  
不至與家乘爲例也然而國應有史家應有乘是  
則邑應有志在所必同今士夫往來鄰邑間設問  
之曰何爲無志吾知聽者必愧於言沮於色矣以  
此思之志之有無其輕重於邑何如也夫山川物  
產因地而良建設典制隨時而異不溯其緣始何  
以詳其沿革不悉其興廢何以施其補救至於名  
宦人物有貴貴者有賢賢者貴者而貴使人知策  
勵於功名賢者而賢使人知觀摩於道德况藝陵  
壤僻而俗樸將有所觀感而後聞見日啟文明日  
且同此山川以今之時志昔之盛而奮起有爲不  
其人再傑而地再靈乎藝志當兵燹之餘散帙有  
年余一載承乏於茲百廢粗舉念志之未修不已  
於懷者久之客歲得志略一册授學博徐君分類  
成帙乃捐俸授梓今茲告竣述此以明其意亦曰  
豈不佞是爲將藝之文獻是繼庶以備他年採風  
者之錄增修者之資乎若夫數得失於班馬援編  
紀以爲言是以一邑之志僭 乎國史也惡乎敢

藝陵州志舊序

徐同功



古者自王朝至於列國凡紀事之官皆稱史而紀  
事之書則稱志自後世以史名書遂以紀國事者  
爲史紀郡事者爲志且一史中有傳有志志僅爲  
史中之一目然則史大而志小其來久矣夔陵舊  
有志闕而未補者數十年世變滄桑軼歸烏有

本朝定鼎以來當事徵文考獻茫無以應則搜輯故  
老所傳殘不成編斷不成簡者錄寫呈報以塞其  
責余任夔學數年所見亦復如是嗟乎以名郡而  
典故不傳豈惟士大夫之羞抑亦當事者之憂撫  
膺斯奮志切修舉去歲之秋郡侯鮑公授以志略

一册余幸有藉資引伸旁求觸類有聞輒復比附  
幾可成帙矣旣而邑人復授藏志一册又得以參  
互考究兩相隳括事取其詳文取其簡然後略倣  
他志體裁以類分爲八卷各弁數語於端未知於  
志當否何如然而余能止此耳夫人各有能有不  
能勝於小者不勝於大今欲強余作史無此才無  
此識無此學矣志一邑之事視志國事爲小故述  
而不作無事燕許手筆可勿言才善善而不惡惡  
無事德操冰鑑可勿言識其事共見共聞常而不  
奇顯而不幽則無事張華博物又可勿言學矣此



三者聊以自恕又事會適然率爾承乏姑成此以俟能者庶幾典故之有徵云爾稿粗成齋州侯刪定可梓梓之因述其緣起如此

習靜堂詩序

王永禛

詩家相攻惟楚爲甚公安不爲雲杜竟陵不爲公安雖赤幟各立要其相勝相矯之意其勢不能無所救惟有所救而詩之理始出世見楚人互相抵牾遂謂牛李之禍中於騷壇幾令三君子無辭以解於世然則衆咻惟楚解紛亦惟楚解之者何曰有雲杜之聲響沉篤而無太羹土鼓之譏有公安之嫵蔚矜秀而無嗜易甘俚之弊有竟陵之清潔婉至而氣不近寒神不傷削是則吾所望於吾楚而未能一當者吾友我生幼嗜吟蓋其先世服卿季玉諸公皆以詩名世則風雅固其家學及甲午恩拔游成均留燕邸匝歲後復遍歷三吳得交東南人士乃識風氣之漸靡固劇心於三唐何李及昭代諸大家而我生之詩已駸駸乎有兼眾體去偏至之意我生嘗謂余曰詩家止此途徑諸君子已各歷之猶夫忠質文者治之道清任和者聖之德舍忠質文不可以致治舍清任和不可以入德也



然其相勝之處過矯成偏我輩於其中作居閒言  
人何能無所解說乎余心服其言而知卽我生之  
所以爲詩故其詩高老深曲能兼諸家之長而善  
用其所救張天如序草臣詩云居今世而求近古  
當於其人實之我生孝友靜篤懷素履方耻爲奔  
競無投謁顯貴之章苛於結侶無勉強應酬之句  
豈與斯世噉名之客營營逐逐葺五七言爲雉鷲  
縞紵之資者余之服膺者其人也詩特其一癩耳  
余寓漢十餘年於吾楚之爲詩者未嘗不窺見一  
班然終未有若我生之兼衆體而善救則我生不  
將爲二君子功臣乎且以解夫楚人反脣相攻之  
誚者

習靜堂詩自序

羅宏備

廿年來厭帖括而從事風雅於古今作者之林妄  
思力赴顧以斯道靡盡愈入愈難任情之所至  
所不欲不強爲也前此浪遊南北臚背病頭不銀  
吟咏卽抱膝林端擊壺墟畔往往因性自怡未暇  
質諸海內君子後則兵饑交並鹿走鴻飛哀嗷又  
甚焉竊念知己寥寥青蠅不弔故雖在鳴蟲響檢  
錄成帙維此哲人謂我劬勞姑舍癸丑以前諸詩



而集甲寅以後者略什之一大約因性所欲爲者存之非若敬禮佳惡能自知也或有謂余巖平子先生不云夫人之有詩文猶其有兒女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子何旣存之而復有所舍余曰家貧子多而棄之非盡不才不得已也余之所舍得毋類是至梓其後集才不才未可知或亦慈母之愛憐其少子矣嗚呼自生之而自棄之世顧安有收而存之者然又安知今所存者之終不棄乎聊以誌吾性之所欲耳

雨湖詩集序

王言惠

事有細於彼而伸於此者蓋本於不可知之數而在人必有其自立之功惟天之誘人也無盡旣設以可愛可趣之勢又使之知其易致而無難又予以可及之資與學使之欣欣益力若已得其左券而及其終卒於無就其甚者使之終身皇惑而盡失本業然若是者舉非天咎也惟天之報人也亦無盡德行則有孝子慈孫有名山俎豆之祀政事則有鼎鐘旗常之勳文章則有齒頰几閣風雨不蝕水火不滅之望然若是者又非天功也人至咎天而自喪其心人至功天而自小其身故聖賢之



教曰修身以俟之求在我者也守先王之道以待  
後之學者如此而已矣文章本之乎藝者也然羣  
言皆有折衷必以不悖乎聖賢爲正苟人之性與  
才與學足以近乎其不悖者則亦文章之自立也  
亡友魯山忠信溫良其爲文明秀而精敏卓乎其  
自立者而困躓不遇而卒此天之所抑而魯山之  
所紉矣生平喜作詩近東邑騷壇推爲年耳嘗自  
哀其集若干篇示予謂予當爲一序予與魯山垂  
髻交文字意氣相與比予成進士講求詩歌而魯  
山亦日事吟咏不彈指近三十年邇來嗟詫宦拙  
文章久廢顧魯山之成就卓卓如是予雖欲爲之  
序慚與喜並然義無可辭魯山歿後其弟又以爲  
言予至此更多一感矣夫詩之爲道廣而密廣則  
多遺密則易粗必有濶大之胸襟而後能苞其全  
體必有沉緘之意緒而後能周其節目今魯山本  
瀟灑之性而又極以寢食之功故意造於元深語  
發於雋逸響出乎清朗而氣吐乎芳潤雖不必拘  
牽門戶要其造設調劑興會獨深於古人亦無多  
讓此則天之不能抑魯山而因可以自伸者也昔  
十五國不採楚風而屈原騷賦僅見周末然史遷



比之國風小雅後世言詩賦者奉以爲祖其在唐  
有杜必簡凌轢沈宋獨標先進而鹿門並轡於摩  
詰龔美分標於龜蒙楚詩因以大振及於明有大  
泌有石公有鍾譚雖指歸不同而迭主夏盟魯山  
起於西峽一隅操南音之偉壯和楚風之肆雄是  
雖無功名之報要其自立又豈風雨水火所能害  
者哉其他雜著及制藝俱圓宕輕麗傾動一時亦  
時與古人相上下讀其詩其餘皆可想見也

跋

明

重刻三遊洞碑跋

匡鐸

唐白樂天量移忠州道峽江與其弟知退及元微之參  
遊洞中賦詩紀勝而樂天又爲序刻之石壁則洞以三  
遊名始此也歲久剝落碑刻罔傳好古者甯無興慚耶  
萬歷丙戌予以罪來守西陵檢楚志刻有序詩又逸而  
未收嗚呼地以人勝人以言存元和及今纔六百餘禩  
乃三公製作旋復喪失若是則繼此將奚徵焉爰謀之  
江博士寶訂其亥丞勒之貞珉後之遊者讀是文則知  
三遊名義有因云

國朝

東湖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十四



習靜堂詩跋

羅宏備

嗚呼此余二十年前所捨詩也王子介魯不我藏拙刻之豫章何異東家棄子西隣復收而存之者乎雖居養不同先後異致然靜中審視啼笑宛然未必非屬毛離裏也書此以志不忘

跋王處士墓誌後

林有彬

嗟乎士之負奇節至行而名湮沒不傳於鄉里者可勝道哉余讀竹垞朱先生彝陵王處士墓誌而有感矣方處士遭世此離慷慨就死不巖巖烈丈夫哉復以負芻見信於主帥爲詩歌自娛則又有女而不辱其身者也處士距今僅百年詢其鄉人至不能道其姓字余考東湖人物志有明號稱極盛宋元以前不得二三人豈前後懸殊若此或地當衝要兵燹頻仍故文獻無徵歟又或世家舊族轉徙無定隸籍他方未可知也讀處士墓誌又不禁爲之欣幸云

傳

唐

峽州刺史許紹傳

許紹字嗣宗安州安陸人父法光在隋爲楚州刺史元



皇帝爲安州總管紹時爲兒與高祖同學相愛也大業  
末任夔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人自占數十萬開  
倉賑給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遙屬越  
王侗後王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豐陽歸國授  
峽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加慰納  
蕭銑將董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功擢其子智  
仁爲温州刺史銑遣楊道生圍峽州紹擊走之銑將陳  
普環具大艦溯江與開州賊蕭闍提略巴蜀紹遣智仁  
及塔張元靖掾李宏節追戰西陵襲其兵禽普環悉獲  
戰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夔陵荆門城峙其東者衝  
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仁等攻荆門取之制書褒美  
許以便宜紹境連王世充及銑其下爲賊剽者皆見殺  
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義殺掠爲止進譙國公賜  
帛千段趙郡王孝恭等伐銑復詔督兵圍荊州會病卒  
於軍帝爲流涕貞觀中贈荊州都督智仁初以勳授封  
孝昌縣公紹卒繼守夔陵終涼州都督次子圍師

宋

峽州刺史姚渙傳

姚渙字虛州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徹者以討平瀘  
夷策功爲普州刺史卒子孫遂家普州渙第進士監益



州交子務發奸隱萬緡主吏皆當死渙曰戮人以干澤  
非吾志也義不蔽奸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賞於是全  
活者衆知峽州宜都民爲盜所殘縣執囚訊服以獄上  
渙移劾司亡何真盜獲大江漲溢渙前戒民徙  
儲積遷高阜及城沒無溺者因相地形築子城埽臺爲  
木岸之十丈繚以長堤槌以薪石厥後江漲不爲害民  
德之德治州實化彘多犯境渙施恩信拊納會豪爭  
羅拜廷下訖渙去無訾終光祿寺卿年六十七

明

郭維藩傳

文安之

郭維藩字价卿號寓菴楚彘陵人也父宗儀字嗣陽萬  
歷戊子舉於鄉寓菴生而穎異齟齬讀經史淹徹嗣陽  
公一繩以聖賢忠恕之學丙午年十七領鄉薦丁未春  
官不利發憤下帷己酉丁母楊宜人艱泣血幾不生繼  
而嗣陽公知南昌戊午同考卒於闈訃音至寓菴偕弟  
維垣匍匐扶襯歸以不及尊人之訣抱恨終天閉戶讀  
禮謝却人間事蓋嗣陽公清風惠政昭著豫章崇祀名  
宦其先家居以六事自警寓菴仿古人功過格每日言  
動功過必書惟恐一念尙愧屋漏尤篤宗親賑貧乏接  
浮屍置義塚施茶修橋凡力可能爲兢兢不倦克紹嗣



陽公芳躅云崇禎丁丑謁選得福建古田令地界連九  
邑最敷盜俗健訟簞豆微眦輒虛詞誑上兼產斷腸草  
貧而負債者或含宿忿者服之立斃圖賴富室宦斯遊  
斯者多以是爲奇貨寓菴蒞政一以直道行之案設天  
地鬼神牌誓不敢欺單騎走鄉隘講高皇帝六訓擒盜  
魁釋脇從遇虛訟者論以情理曰我父母也以實告吾  
請於上貫汝以是訟稀盜徙唯圖賴一條嚴反坐治刁  
唆誡其勿陷至親於不可復生之地以求不可得之財  
罹不可追之法舊習幡然以章縣去閩江遠民多力田  
米價甚賤率用米釀紅麴邀厚利往曾以此稅泰昌間  
革之寓菴下車強有力者思復寓菴曰稅在公家太倉  
粒耳報稅漏稅吾民豈堪此有頭可斷稅不可復之示  
稅賴以停徵糧一節設自限單聽鄉民自計入城之遠  
近設辦之難易以定納期除押差擾而民稱便居官四  
載鞭扑不事賦足贖清民不知官辛已調應天江甯解  
任之日攀援不捨者數百里士民共生祠尸祝之到江  
甯值年饑捐俸賑濟全活以萬計壬午春陞戶部主事  
管神樞二草場凡草場以辦草二十九萬束爲一差預  
完者計上考然辦多則賠累多任是差者辦不及三四  
萬輒營他差去寓菴曰辭難非臣職也有以營差說者



一以冷語謝之故苦差久不脫會東事警援兵集京都  
寓菴日夜支持草無缺管北新倉搜出陳米三萬餘石  
獲知於上癸未三月題大同糧儲兼職方以病辭六月  
部有欲九江鈔關差者司農倪元璐主計云當用楚蜀  
人使司務廳列以請寓菴名不在司農曰郭主事資勞  
俱深如何却遣或曰彼在告不樂差前辭大同矣司農  
曰第人告勿令彼知疏上命卽下寓菴聞知張皇往辭  
司農曰君勿辭皇上已知君矣上曰如此臣關方可差  
不然甯於九卿科道借才君小臣也上鑒如此何得辭  
甲申二月捧檄抵九江適賊鋒遍野左師據楚上流江

王奔南甯

大兵日迫雲南又爲可望據不可往安之念川中諸  
鎮兵尙強欲結之共獎王室乃自請督師加諸鎮  
封爵王從之加安之太子太保兼吏兵二部尙書  
總督川湖諸處軍務賜劍便宜從事進諸將王光  
興郝永忠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王友進塔天寶  
馬雲翔郝珍李復榮譚宏譚詣譚文黨守素等公  
侯爵令安之齎敕印行可望聞而惡之又素銜前  
阻封議遣兵伺於都勻邀止安之追奪光興等敕  
印畱數月乃令入湖廣安之遠客他鄉無所歸復



赴貴州將謁王於安龍可望坐以罪戍之畢節衛  
先是可望欲設六部翰林等官慮人議其僭乃以  
范鑛馬兆義任僕萬年策爲吏戶禮兵尙書並加  
行營之號後又以程源代年策而僕最寵與方于  
官屢勸進可望令待王入黔議之王久駐安龍可  
望遂自設六部等官以安之爲東閣大學士安之  
不爲用久之走川東依體仁以居李赤心高必正  
等久竄廣西賓橫南甯間赤心死養子來亨代領  
其眾推必正爲主必正又死其眾食盡且畏

大兵逼率眾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川中舊  
將王光興譚宏等附之眾猶數十萬順治十六年  
正月王奔永昌安之率體仁宗第來亨等十六營  
由水道襲重慶會譚宏譚詣殺譚文諸將不服安  
之欲討宏詣宏詣懼率所部降於  
大兵諸鎮遂散時王已入緬甸地盡失安之不久鬱  
鬱而卒





變而卒

大其精驗影婚相王曰人醜而此盡夫安之示人變

之始情安請安請單率也清制也

由水首擊重慶會朝安請請遂斷文請保不期安

五月王奔永昌史之率蠶以宗策來京善十六替

親王光與請安等制之思錄樓十簿訓命十六年



